

旧参

G O
Z B Y

九

社會科學講話

祝伯英 著

志

24.3.10

社會科學講話

祝百英著



天津市圖書館藏

天津市圖書館藏
紀念書藏

開明書店

天津
開明書店



目 錄

哲學與社會科學·····	一
社會學入門·····	一三
經濟學綱要·····	二三
社會簡史·····	三六
社會思想述要·····	四九
經濟思想短史·····	六二
社會問題概論·····	七
政治常識·····	九
國際政治經濟之研究·····	一〇七
中國經濟問題·····	一一五



哲學與社會科學

哲學通常是被當作社會科學的一門看待的。學校中的分科，就是將哲學劃分給社會科學的系統。這種分類的方法，不僅是不正確，而且是忽視哲學在一切科學中真正應有的含義。

一 何謂哲學

一切科學都是研究宇宙間事物的規律的。因為研究的對象不同，就分成許多種類的科學。研究天體運行規律的，就叫做天文學。研究社會經濟的，就叫做經濟學。以此類推。

哲學也是一種科學，但是他不是研究宇宙事物的一部分。哲學研究的對象，是宇宙的全體。宇宙間一切事物，各有各的規律。從這一切規律之中，可以得出基本的共同的規律。這就是哲學所要研究的。所以，哲學是宇宙萬物變化總規律的研究。牠所研究的範圍，比任何科學要廣，牠所討論的規律，是規律中的總規律。

在這意義上，哲學所研究的規律，哲學所載的理論，是總合其他科學的規律與理論，是一切科學的基礎，是一切科學研究的指導。用哲學的術語來說，哲學是一切科學的方法論。一切科學的研究，就以哲學理論做其出發點，作為方法上的工具。

照這樣說法，哲學是不是就超乎一切科學之上呢？通常哲學的含義，多有將哲學當成科學之王：說哲學是「最根本的科學」，「最高的科學」，「科學之科學」，什麼「根本問題的根本解決法」。這是非常不正確的。哲學如果是這樣「超然」的科學，則哲學上一切的哲理，試問從那裏得來？如果哲學是這樣的「統治」的科學，則這種哲理祇好由上帝來賜與，或聖靈感動「哲人」而發揮出來的了。否則，這些哲學上的理論，就應該是哲學家所想像出來的了。

如果哲學是神示或玄想的東西，試問與一切科學有什麼關係呢？這不是變成神話或幻夢了嗎？哲學之所以能發成其為一切科學的方法，是因為他是研究宇宙間一切現象，總論一切規律，所得到的理論。換句話說，他是一切科學研究的總結論。他完全全根據一切其他科學而來的，是牠們的產兒。譬如，在物理學中詳論物體的變化，化學中詳論化學的變化，以此類推，就得到結論：一切物體都是變化的。這萬物變化的總規律，就是哲學的內容。這裏，很顯然的，並沒有什麼超乎一切科學之上的哲理存在。他不過是一般的總結而已。如果要分什麼上下的話，那哲學也是一切科學之下的科學。哲學上所研究的東西，不僅不是超乎一切科學的範圍，而且恰好相反，是嚴格地受科學限制的。

科學中所沒有的規律，哲學上是不會有的。一切哲學上的規律，在其他科學中，都是具體的表現着。真正的哲學理論，如果不是幻想，一定是滲入於一切科學之中的。譬如物質是永久不滅而在千變萬化中存在的。這一規律，在任何科學中，都可以見到。在物理學中，可以知道物體的形態變更，而物質本身並不消滅；在社會科中，可以知道社會形態的幾經變更，而人類社會並不滅跡。任何現象中，都沒有見到過物質完全毀滅的例子；任何科學，都不承認這種絕對消滅的現象。哲學上也就不容納不了「物質消滅」的理論。

這樣說法，似乎哲學祇是從科學中「抽象」出來的一些「空洞」的結論。在科學昌明的時代，這種抽象的東西似乎毫無用處。有許多科學家，尤其是從事所謂「具體科學」的人們，時常是否認哲學的意義的。我們時常聽見人說，任何科學，本身就是哲學，除科學之外，沒有什麼哲學；否則就是玄論。這實際上與認定哲學為「科學之王」一樣的犯偏見的錯誤。

哲學固然是「結論」的科學，然而正因為他是總合其他一切科學的結論，宇宙間一切規律的結論，所以他是根據最廣泛，最實際，最多方面的經驗，而得到的總結。在這一點上，他是可以作為指示其他科學，研究宇宙各部門現象的方法的。譬如哲學上認定「一切都是動的。」這條定律，看來很是單調，毫無用處，實際上卻是科學研究最重要的定律。從前的自然科學家，曾經證明過太陽是繞地球而轉動，地球是不動的。不久以前，自然科學中還證明過地球繞日而行，而太陽是不動的。其實這都是

科學發達程度有限，這不能觀察出地球太陽本身運動的事實的緣故。這「一切都動」的原理，正是研究地球太陽等最好的指針。否認這一哲學原理，一定是頑固而不想繼續研究，阻止科學進步的人。最近世界各國學術界中否認哲學的「學者」就是些科學上「不長進」的分子。

最不幸的，就是所謂否認哲學，事實上並不是否認一切的哲學。一個有知識的人，在他的腦子裏，總有一個系統的根本觀念。如果他不接受有系統的科學的哲學原理，那他一定是無形中將社會上流行的最腐淺的「市俗」哲學，「裝滿了腦子」。在這類劣貨之中，往往是一些宗教觀念。近來歐美反對新哲學的人們，正好是以上帝的名義來反對科學的，這不是偶然的事。而在中國，張東蓀哲學，胡適之哲學之不壓而走，也是哲學「便宜貨」銷路的表現。

自然，我們並不否認，哲學中自有一些莫明其妙，玄之又玄的理論。他們根本不是科學性的原理。而是些胡說擊論。這些論說，雖然也有牠的根源與起因，然而不是應該被反對與否認的。可是正確的哲學是科學的指南。

所以，哲學是一種研究總規律的方法論，他是根據一切科學而來，作為科學研究指針的科學。哲學並不需要將宇宙間所有事物，件件都研究完了之後，才能得到總的規律。根據了許多事物的研究，就可以得到結論。這種結論，就可以推用之於一切科學，作為方法論。在這一點上，哲學與其他科學一樣。一切科學，並不是將各該部分的事物完全研究盡了，才得出定律的。相當部分的研究，一樣可以得

出定律，這些定律一樣可以運用作為各該科學研究的指南。

這樣說來，哲學對於任何科學，不論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都同樣有方法上重要的意義。因此，我們在介紹社會科學各種常識以前，須得先介紹哲學常識。尤其是在社會科學中，比任何科學都容易受宗教傳說，流俗觀念所俘虜，所以哲學的介紹更其重要。

一 哲學中的基本問題

根據上面所說，我們可以知道，哲學所研究的對象是宇宙的全體。在宇宙萬物之中，可以劃分為客觀的存在與主觀的思惟。思惟和存在的關係，是哲學中基本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的解決，就決定哲學的基本分派。

不論是間接的，直接的，或以什麼形式，凡是認定宇宙根源是精神，靈感，情感，意識，思想等，這都是觀念論的一派。宇宙是精神所創造的，固然是觀念論的說法；而「人定勝天」，「大政治家可以左右國家」，「大思想家可以反逆社會」，「精神勝過一切」，「英雄造時勢」，「事物祇存在於意識界內」，「有我纔有世界」，一切這類見解，雖有程度上的差別，歸根究底，還是觀念論的宗派。

如果認定宇宙的基本是物質，他是離主觀意識而自己客觀地「存在」的，這就是唯物論的主張。唯物論者認為物質支配精神，思惟是特殊的物質組織（即腦子）所發生的作用。人的思惟，由思

惟而起的行爲，都是根據物質與物質的環境而形成的。主觀是脫離不了客觀的支配的。唯物論之中，雖然也有不少派別，但是牠之以「客觀存在」爲第一位東西，是彼此相同的。

上述唯物與觀念論，都是將宇宙基礎，淵源於一種元素：思惟或存在。這都是一元論。但是哲學上還有所謂二元論。這種理論，是將存在和思惟並重，將存在和思惟的關係對立起來。法國哲學家笛卡兒說，宇宙是從物質與精神兩種獨立的本體組成的，牠們相互間完全不發生影響；第一種本質的特質是空間地位，第二種本質的特質是思惟。德國著名大哲學家康德，認爲宇宙有兩個本體與現象。物本體是無規律而自由自在的。人的認識是及不到牠的。人所認識的祇是物現象。一切規律，形式，色彩等等，都是人所假定的範疇，都是物本體所沒有的。

二元論顯然是懦弱的，不徹底的，折衷的說法。人們見到了宇宙間千頭萬緒的變化，得不出要領，摸不着頭腦，提不出確定的解決辦法，祇得模稜兩可。

這種模稜兩可的二元論，分析到底，還是一元的，而且往往是觀念一元論。康德認爲他的物本體是不能認識的，認識是先驗的；我們所見的物現象是人加的範疇，是觀念的。這終究還是觀念論的見解。笛卡兒的兩種本質，終究受第三種更高的本質——上帝——所聯合。這是最徹底的觀念論，是神學的觀念論。

觀念論的最徹底形式，一定歸結到承認宇宙萬物都是由我所想像出來的。連自己的父母兒女，

都是我思惟的產物。結果自然會有難圓其說的地方。無論是哪一種觀念論，甚至於承認人類是客觀的存在，或全宇宙是客觀的存在，不過思想可以支配牠，左右牠。結果，一樣的要遇到難圓其說的地方。問題就是在乎究竟這個「我的思惟」支配萬物的思惟，是從何而來？一切科學的發明，證明事物的起源，變化，往往不是抽象的，不是一個人智力所能想像出來的。紐約的摩天閣，決不是西藏活佛所能想像的。錢塘江口潮來時，任憑你怎樣想，是不會平服的。這時候，除非承認客觀現實之不依主觀思惟而存在。否則，就是將一切責任和困難都交給上帝，菩薩，將牠們常傀儡，來任「我的思惟」擺弄。因此，任何觀念論，總免不了與宗教發生曖昧或赤裸的關係。過去觀念派的大哲學家，往往是大教主，這不是偶然的事。而世界上沒有一個透徹的觀念論者不擁護宗教的。

觀念論之跡近宗教，更使牠表示退化性。然而哲學在歷史上的意義，卻也不能簡單由唯物唯念以決定進步退化的。任何哲學，任憑倡導者自己怎樣恭維自己，說是在談超羣離俗的「哲理」，寫人間「幾」無的「天書」，牠還是時代的產品。「隨心所欲」的張東蓀玄學，祇是臨死黑暗勢力的迴光返照。胡適之的泥腿市俗式的實驗主義，祇是利慾薰心的功利主義的表現。

大致說來，唯物論是進步的，因為牠承認客觀的存在，而去逐步認識牠。觀念論是退化的，因為牠違反事實，結果是阻礙進步。但是仔細探究，也有許多例外。十八世紀的機械主義唯物論者，在人類社會問題上，即社會觀上，是觀念論的。正因為「人定勝天」的確信，曾造成啓蒙派及其承繼人的努力，

以期推翻舊制度。而羅馬帝國及中世紀社會將亡時期的許多客觀論者，認定一切都是客觀現實，不許變更。這卻是最黑暗勢力的反動，這裏當然不是在說真正徹底的唯物論與觀念論的整個體系，而是在說某種的觀念。

三 哲學小史

哲學的存在，幾乎與其他科學同時開始的，所以牠的歷史，不是短篇文字所能說完。而哲學史的研究，本身就是各種哲學思想的比較，變遷及其批評，是哲學研究上重要的部門。現在我們祇就比較近代的，與中國現在通行的哲學思想有關係的幾種宗派，拿來說一說。

唯理論

「理性」在有思想的人們中間，至少起很大的作用。多少客觀的事物，從直覺得來，是一個樣子，而推斷結果，又是一個樣子。太陽看來是平面的，實際上是立體的。這是「推理」的結果。人用不着看見某甲死後，才能斷定他必然死去的。幾何學上，不占空間的點，不占關度而祇有長度的線，不占厚度而祇有長寬的平面，都是數學上的抽象。這裏所謂「理性」，起很大的作用。因此，有理性萬能的見解，一切都由理性產生了。這就是唯理論。

笛卡兒說：我思考，所以我存在。理性是一切，是真理的淵源。他放棄客觀的真理性，認為：

「第一則：祇把顯然地我所認為真理的東西，當作真理；就是說，避免倉忙和偏見，而祇把我所認為明白與顯著，並絕不引起我的懷疑的東西，接受於自己的論斷之中。

「第二則：把我所研究的每個難題，盡可能的，應需要而分作無數部分。

「第三則：按順序去思惟，先從最簡單最容易認識的東西開始，以後逐漸前進，直至認識最複雜的東西，同時建立一種順序，就是在相互並非自然聯系的東西中，也應如此。」

這是拋棄感覺的經驗，將理性的推考，作為認識的淵源：「觀念的順序與聯系，就是事物的順序和聯系。」這是觀念論的一派，然而牠自有牠歷史的價值。數學、物理及其他所謂精密科學，曾在唯理論的「統治」下，在十七世紀，有很偉大的進步。

經驗論

經驗論是唯理論的反聲，牠認定感覺的經驗是認識的出發點。如果單就這點來說，牠似乎是唯物論的，其實並不如此。牠祇承認感覺和經驗，而人的意識，祇是消極反映經驗。人的任何意識作用，都是虛偽的。這是將感覺與意識絕對隔斷。經驗一次就是一次，多次就是多次，再也不能將牠們聯系起來，成為規律的。

洛克說：人沒有任何天賦的脫離經驗而獨立的觀念。人的精神就是一塊黑板，經驗在上面塗字。你誤認為事物就是經驗得來的感覺的混合。經驗就是事實。科學的任務，就是消極的描寫經驗。因果

律是人們所加的東西，是似乎存在而其實沒有的關係。胡適之及其師父杜威的實驗主義，是經驗論的一派。凡是經驗論者，都有一種測驗「真理」的標準。實驗主義是以功利實用做標準的。

唯物論

唯物哲學是自古就有的。機械唯物論是十八世紀的唯物論。牠認定人們所感覺的一切，就是物質。思惟是物質運動，人是「肉機器」。這是將唯物的觀念推廣到機械點，將物理的規律應用到複雜的人體上去。牠是物理學昌明時代的反映。可是牠們在社會觀上，竟將一種感覺當作基礎，如感覺，中心感覺，快成，快樂，或費爾巴哈的愛新機械論者分成兩派。一派將機械律搬入社會。宇宙現象，連社會在內，都是些平衡，破壞，又平衡，又破壞的作用。一切哲學上的範疇，牠祇承認一端：承認對立而否定統一（破壞），承認統一而否認破壞。（平衡）必然否定偶然，有定否定無定，必要否定自由，本質否定形式。另一派着重形式，重視主觀，將主觀的行動與形式的變更，當作是宇宙事物與社會現象在變化中決定的原素。

唯心辯證論

黑格兒認為宇宙萬物，其為整體，是包含矛盾的。矛盾的作用，就形成牠們的千變萬化。這種矛盾的作用，除使體系運動外，還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原來的體系，是形成新的體系。在這一變動中，起始主要的祇是數量的變化，後來就發生「突變」質量的變化將舊體系否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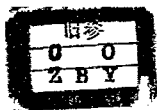
黑格爾的方法論，是最科學的最正確的，最合乎實際的。可惜他的系統是觀念論的。他把這一切的運動變化，當作是「意」的化身。原始的「意」，好像唐僧取經，經過千變萬化，達到西天，達到「絕對」的「意」。將客觀「物」的變化看作「意」的變化。

四 新哲學

新哲學，最正確的哲學，就應該將黑格爾的辯證論倒置過來。辯證律放在物質的基礎上。黑格爾不是一位徹底辯證法者，費爾巴哈不是一位徹底唯物論者。

認識是根據客觀，是客觀「現實」的反映。認識與客觀存在，是一樣的無窮。人雖不能一下子認識一切，而認識的部分，也是真理。人經過認識作用，理解客觀，以支配客觀，去改變客觀，反過來又改變自己。主觀思維與客觀存在的關係，就該如此。

宇宙變化基本的規律是矛盾的統一。一切體系都是整體而包矛盾。矛盾的作用就是運動與變化。黑格爾的方法，在這一點上是很正確的。社會科學的研究，也得用這新哲學作為方法。



社會學入門

社會科學中第一門的科學，自然是社會學了。研究社會學的方法，正和我們研究其他的科學一樣，是用最新的科學的方法論的。

這社會學的對象，是全部的社會：全部社會的結構變化，及其發展的規律。然而社會的內部，是包含許多成分的，我們研究的時候，就得從一部分着手。爲要使研究有系統，研究結果成爲科學的認識，我們需從社會的基礎說起。根據這種基礎，社會中成立許多系統與關係。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就成一個社會。

但是社會不是靜止不動的，牠是在運動的，而且是在變化的。現在的社會是這樣，二百年，五百年，一千年前，就並不是這樣，則將來的社會就不會像現在一樣。社會的變化，變化的規律，究竟是怎樣，這又是社會學所必須研究的。

因此，社會學的內容就該是：社會的特質，社會的基本原素，社會諸種原素的關係，社會的變化，與

人們的作用等等。

一 生產

人是從動物——猴子——演化而來的，然而人與動物有根本的，質量上的區別。動物的生存與繁殖，完全靠牠們與自然的鬭爭。在生存競爭的過程中，優於適應的，就延續下去，否則就被淘汰。人類社會並不是動物羣，牠的存在與發展的規律，自然不能以生存競爭來說明。

人類雖然因為要生活而操作，似乎和動物因飢餓而覓食一般。可是人們是運用工具以取得自然材料，供給自己應用的；而動物卻用爪牙直接攫取食物的。用工具以取得自然資料，是改變自然以供自己應用的過程。這不是動物的「勞動」而是人類的生產。

所以，人類社會與動物羣的區別，就在這個「生產」，而社會的特質也就是生產。人類並不是不為生存而競爭，尤其是原始的人類，顯然是為了生產而直接向自然奮鬥，不過人不是簡單的依靠自然所賦與的爪牙，而是運用人工所創造的工具——超出自然限制範圍的東西——以改變自然物的。這使人與自然相當的分離開來，而不是單純地附屬於大自然的。這「生產」就是社會與自然結合的特殊形式。

有許多人將「勞動」當作社會的特點，這是含混的說法。用工具來勞動，就是生產。僅說勞動，則

不包括生產工具與勞動對象的成分，所以是不正確的。

二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生產的過程，需要三種原素：人類的勞動，生產的工具與勞動的對象。譬如桌子匠的生產，包括桌匠勞動，鋸鋸等工具，以及木材。這三種原素就叫做生產力。牠們的結合過程，就是生產過程。

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從來不是互相獨立的。原始人的漁獵，是成羣結隊而舉行的。商品生產者各自生產商品，卻是互相交換的。上海的學生買了一支康克令的自來水筆，就和美國工人發生了關係。生產自來不是個別的而是社會的。

在這社會生產過程中，人們不期然而然的發生了相互的關係。這種關係就叫做生產關係。牠不是人們意志所能自由支配的。

這生產關係，因社會的發展而愈形複雜。原始人漁獵中的關係是生產關係，作坊中匠人們的關係是生產關係，工廠工人與工廠主的關係是生產關係，買者賣者之間的關係也是生產關係。

廣泛的說來，生產關係分爲四種：生產中的關係，分配關係，交換關係，與消費關係。通常所說的生產關係，常常是狹義的，指上述四種中的第一種。

生產關係（狹義的）是決定其他三種關係的原素。生產什麼，才能分配什麼，交換什麼，消費什

麼。怎樣生產，才能怎樣分配，怎樣交換，怎樣消費。人們在未會發明飛機以前，是不能分配飛機，交換飛機，消費飛機的；更不能用飛機來實行分配，交換與消費的。

如果再仔細分析下去，則生產關係還可以分爲三種。第一種是生產者在同一過程中所發生的關係，譬如原始狩獵時代原始人們的關係；一個工廠內勞動者相互的關係。第二種就是生產單位間的關係，如農業與工業的關係，紡織業與電氣業的關係等等。第三種就是人們對生產工具所發生的關係，譬如勞動者與資本家的關係，地主與農民的關係。這種關係又稱做階級關係。在階級社會中，這後一種的生產關係，即階級關係，是主要的生產關係。

通常有人將生產力看作是自然界的東西，而生產關係是社會性的東西。其實這是不對的。生產力在「改造自然」這一意義上說來，是「自然」性的，但是在牠的「以供人用」的意義上說來，就是社會性的東西。一架機器決不能成其爲生產力，除非牠是屬於資本家而爲勞動者所操作，或社會公有而爲勞動者所操作。北極上沒人過問的東西，決不能成其爲生產工具的。勞動本身與勞動對象也是這樣。所以生產力是自然性也是社會性的。

生產關係是代表人與人的關係，是社會的關係，然而牠一定有「自然」物作爲基礎，而表現出來的。不擁有機器，房屋，等等，以僱傭勞動，就成立不了勞資的關係。所以生產關係又帶「自然」性的。社會的演進，從基本的說來，就是這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互作用而成的。

三 社會的基礎與上層建築

社會的生產關係，不僅從牠的分野上說來有好幾種，而且從牠的性質說來，也不祇一種。在資本的社會裏，不僅存在着勞動者與資本家的生產關係，而且還存在着地主與農民，行東與學徒等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纔形成社會的經濟基礎。社會上一切其他的體系，都是根據牠而形成與變化

的。

本來在很古的時候，當時人們的生活，就單只是爲飢寒而操作，他們的行爲幾乎全部都是直接的經濟的行爲。社會逐漸進步，社會生活越趨複雜，越趨分野。由於分工的加細，而發生意識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野。由於佔取別人的剩餘勞動，而發生人統治人的政治形式。

這些政治，法律，科學，藝術，宗教，習俗，道德，都是社會生活中的上層現象，社會學中稱之爲上層建築，因爲牠們是建築於經濟基礎之上的。

譬如羅馬帝國的政權，就是爲保障貴族的經濟利益，榨取奴隸之用的。著名的羅馬法典，無非確定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叫奴隸去動搖貴族的財產而已。貴族奢侈的消費，航行的必要（商品買賣），就造成當時的科學與藝術。近代的資本生產，就是近代科學發達的基礎。所以任何上層建築，都是依據基礎而演進的。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在有階級的社會裏，階級關係是生產關係中最重要的關係。因此，一切政治，法律，科學，藝術，宗教，道德，就都帶了階級性。

諸種生產（或階級）關係，結成經濟基礎，牠們並不是混成一個單體，作為上層建築的根據。這些關係對於上層建築是發生分別的作用的。譬如在現在歐美各國的資本社會裏，在保存現有勞資的關係上，決建立不起來勞動統治的政治的。現在在那裏流行的科學，決不是代表勞動者的科學意識的。而且在勞資分化尖銳的現代歐美社會裏，一切科學，哲學，藝術等思想，會形成互相排擠的兩大潮流。上層與基礎的關係，是帶有這樣各別性的。

社會基礎決定社會上層建築，這正如房屋造在屋基上一樣。但是這些上層建築並不是單純的依靠基礎變化而變化罷了。

上層建築對於經濟，會發生反影響的。譬如社會思想能發促進社會運動；政治的條件會促進經濟的發展，以至於某一時代的宗教會起團結人民的作用，在社會發生變革的時代，因經濟的必然性，使社會上發生新的意識。這裏所造成的新思想，新科學，新政治系統，以至於新宗教（如新教反對舊教），在促進社會的轉變，推動歷史輪子前進的意義上，往往起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些上層建築的轉換，往往是經濟轉換的必要條件。譬如資本經濟直前的發展，是以推翻封建統治，建立有產階級議會政治作為條件的。英美法德都經過這一轉變，纔造成資本經濟長足的進步。

不僅如此。上層建築在發展的過程中，還有牠獨自的規律。近代的社會主義思想，是從舊時代社會思想蛻化而來的。一切的科學，都是由過去科學中推演而來的。從歷史的觀點上說，牠們都有史的連貫性。牠們之所以改變性質，自然是因為經濟的關係，可是牠們在符合、促進，以至於推轉經濟的變化等作用中，仍舊有牠們「獨立」的規律。像「影隨形」式的單純變化，並不是社會經濟基礎與社會上層建築的關係。因為如果牠們的關係是這樣簡單，那也不成其為上下層了。我們正可以看見牠們的相合，又可以看見牠們根本的相反。社會主義的思想就根本和財產制度相衝突的。然而牠之所以不是完全脫離經濟關係，是因為牠是表現財產制度應有的發展傾向。這其間的矛盾與統一，就是牠們的特點。

總括起來，牠們的規律是：在一時期中，上層的系统是促進經濟的發展的；過後，牠們就互相為用。最後上層系統阻礙經濟的發展，誕生新的上層建築，來否定舊的系统。牠們就是這樣循環的作用。

此外，上層建築的各部分，互相還發生影響。科學的發明使宗教墮位。法律代替習俗。哲學思想影響科學的發明。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四 社會發展的規律

整個社會，就是由這許多系統結合而成的。牠包含經濟，也包含政治，包含科學，也包含哲學……

這些系統互相作用，就造成社會的變化。

可是社會發展的基本進程，卻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統一的作用。

上面曾經說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在「自然」與「社會」的意義上，是互相不可分離的事實。上，在某些場合，牠們真是分不開的。譬如「合作」這一方面是代表勞動的一定的組合，是生產的關係，另一方面是一定的生產力的分佈。

但是在社會的全程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作用至少可以分為三個時代。在一種社會初興的時候，生產力是受新興的生產關係所促進的。資本初興時代，資本家佔有生產工具，以僱傭勞動，是大機器生產發達的優越條件。每個生產者各自佔有生產工具與各自勞動，是發達不了機器生產的。勞資關係正好促進機器式的生產力的發達。到工業資本興盛的時期，機器生產促進勞資關係的擴張（資本越積累勞資越分化），而勞資關係也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大資本使技術發達有優越的基礎）。到末來，獨占的資本關係就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譬如現在獨占的龐大的產業，就不願意技術的改良，以損失牠既有的利益；財產的私有制就阻止無線電（一地方發電，到處可以收到），土地電氣化（一地方下電，則傳達四方，不受限制）的發展。

到既有的生產關係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時候，這新興生產力就必然要衝破現存的生產關係，造成新的生產關係，成立新經濟與新社會。

這所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在上述三時代中的作用，是相對的來說的。總說起來，牠們始終是互相爲用，又互相矛盾的成分，不過一時期有一時期的特徵而已。

這兩種成分，在社會上是以各種人來代表的。並不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自己在兩相作用的，因爲這裏都是既有人又有物的系統，而物與人是會起什麼矛盾的。在有階級的社會裏，牠們是由不同的階級來代表的。譬如在資本社會裏，這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就由勞資的矛盾來代表。他們的衝突，他們的進步與退化的作用，就是反映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作用。社會變革之所以採取階級鬥爭的形式，也是由於這個緣故。

這種矛盾或鬥爭，是採取思想，經濟，技術，與政治等幾種形式的。在一種社會未曾變革以前，牠們的矛盾，基本的只能說是緊張（數量上的變化），到了一定程度，就採取突變的形式。不論在思想上，技術上，經濟上，政治上，都有這種突變的。譬如古典派思想，工業革命（技術），資本經濟，議會政治，就是各種突變所形成的新形式。而政治的變換是社會本身轉換的關鍵。

社會的變化，既然是經過人的行爲來實行，則個人在社會中的作用就不小了。可是這裏須要記得，巧媳婦做不出無米飯，人所能做的，祇是社會的發展中，客觀上所已「提出」的問題，已具備有相當的解決條件，人們才能有所作爲，作爲才能收到效果。古希臘人不會發明蒸汽機，正像現在人不造「木馬」，流星」一般。由「時勢所造成的英雄」，幾能造那應「造」的時勢！

經濟學綱要

我們在前篇中已經說過，經濟是一切社會現象的基礎。所以，研究社會的經濟，是理解社會諸現象的第一步。

就廣義來說，經濟學是研究一切社會形式的經濟結構及其變化規律的。狹義的說來，經濟學是祇研究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因為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經濟形式比較簡單，而資本經濟，因為牠的無組織與個人主義性，就需要獨立的研究。而且正因為牠是最複雜的經濟，所以理解了牠，就可以作為理解其他簡單經濟的方法。這自然不是說，將資本經濟的規律圈圍的套在別種經濟上面去硬說。然而資本經濟的發展，是有牠的前因與後果的。因此要研究資本，就得先說商品；研究地租，也得探討佃租；何況在一個國民經濟中，本來包括幾種的經濟形式，牠們都是互相交錯的，譬如近代的地租，就是個非鹽非馬的經濟體系。在資本經濟「光線」照射下的其他經濟遺物的關係，也是經濟學所應得研究的。而我們中國人研究經濟學，自然更得注意許多落後的複雜的舊經濟形式。因此，佃租，

和殖民地經濟等問題，就也在研究之列了。

經濟是社會的基礎，牠是存在於社會的下層的。而資本經濟，又因為到處籠罩着商品，價格等等表面的現象，使其真相很難追求。這經濟規律的特點，就是牠的「內在」性，隱藏在現象與形式之後。從現象追究到本體，從形式追究到內容，是經濟研究上第一應注意之點。

研究經濟，本來也應當和其他的研究一樣，從具體探討到抽象，從外表研究到內部。一切經濟的規律，都是這樣發見的。可是在經濟學敘述上，正可以顛倒過來：由簡單而複雜，由抽象而具體，由內身而表象。這在經濟學上，並不僅有敘述的意義的。因為資本在歷史上的確是從商品發展而來的；商品的交換，在開始的時候，的確是根據勞動多少做標準的。所以，這一敘述的程序，不僅是論理的過程，而且是反映歷史的過程。

一 商品價值

在資本經濟中，一切財富，都採取商品的形式。商品成爲資本經濟的細胞。資本經濟是從封建經濟脫胎而來的，商品經濟也就在那時存在了。

商品首先必需是一件有用的東西，所以牠必定有使用價值。這使用價值必定是社會所需要的，而自己卻不需要，否則就交換不成了。所以，這種的使用價值是商品的必要條件，是商品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商品必須是交換的，牠一定有數量的區別，而不僅有質量的區別。商品的交換能力，就是商品的交換價值。一斗米交換五斤肉，則米一斗的交換價值就是五斤肉，或肉每斤的交換價值就等於二升米。

商品在交換中能互相得到這樣數量上的比例，則其間一定有共同的東西存在着。如果我們將商品的一切效用，即使用價值，都抽象開去，則商品就成爲人們勞動的結晶了。這勞動的結晶就是商品的價值。所以，價值是以製造商品所必要的勞動量來決定的。上面說的交換價值，就是價值的表現形式。

一切天然的物品，雖有使用價值，卻因爲不加人工勞動，而沒有價值。一切勞動的產品，如果不是拿去交換，則也不發生價值。人們爲交換而製造商品，他所耗費的勞動，採取一定具體的動作，造成商品的一定性質與形式，使商品取得使用價值。同時，勞動了一定的時間，消耗了一定量的勞動，就造成商品的價值。勞動的雙重性（具體性與抽象性），造成商品的雙重性（使用價值與價值）。牠們不是兩件東西，而是一個體系的兩方面。

商品既以勞動量作爲價值的基礎，則懶惰者遲鈍者的產品，豈不是價值反高了嗎？事實上並不是如此。

個人在製造商品時候所用的勞動量，是個別的勞動量，所造成的價值，是個別價值。個別勞動必

須化爲社會勞動，個別價值必須化爲社會價值，然後才能交換。換句話說，商品生產者的勞動，是無形中受社會全體生產情形所支配的。這所謂社會勞動，或社會必要勞動量，就是社會上多半的商品，在製造時所必要消耗的勞動量。如果個別勞動大於社會勞動，則個人必會努力改進生產；如果社會勞動大於個別勞動，則個別勞動就成爲商品改進的指標。在商品交換的市場上，經過競爭的方式，使價值社會化。如果有些勞動是比較複雜的，則一小時這樣的勞動，自然等於幾小時簡單的勞動。價值因此就是代表商品生產者相互的關係。

在商品偶然發生交換的時候，物物的直接交換是可以的，到商品交換成爲普及的現象時，直接交換就發生無窮的困難。商品交換的雙方，或因使用價值不合式，或因價值不相等，而不能實行交換。出賣米的人也許不一定要肉，而出賣桌子的人雖需要肉，而又需要別樣商品；而一張桌子與一斤肉的價值，卻遠不相等。到這時候，人們往往將一種人人需用的東西，作爲交換的初步對象，然後再拿這種商品去交換別的東西。這人人需要的商品，對人人都有使用價值，而這使用價值就不被人去計較，祇顧到牠的價值大小了。換言之，這種通用的商品，事實上是被當作純粹價值的結晶了。這就是貨幣。畜牧民族中的皮革，漁捉民族中的貝甲，裝飾品中的珠寶金銀，武器材料的鋼鐵，是人人通用人人歡迎的商品。貨幣往往以這些東西作爲原料，決不是偶然的。後來因爲貨幣流行，貨幣需要時常分割，又需要便於攜帶，而不容易腐毀，不致失去價值，因此，金銀銅就成爲貨幣最良的資料。爲防備人們以

假混真，爲免除人們秤稱估量，爲防止易於消耗，才改造成近代貨幣的形式。

此後，貨幣就作爲價值普遍的表现形式了。貨幣形式的交換價值，就稱爲價格。原來價值是勞動的結晶，是不能直接測量，而且是計算不出來的。價值自己不會表現，牠必定以交換價值來表现。價格不過是交換價值的一種形式而已。

然而「表現」並不就完全等於「本體」。好像畫的馬並不等於真馬而能代表真馬一樣。在商品經濟中，生產者並不事前知道社會需要多少商品。如果商品的供給多於購買上的需求，則商品不能全部銷出，因此表现價值的價格就不得不下降一些，使購買者因廉價而增加。這較低的價格雖也代表價值，卻是代表製造這種商品價值的生產者的過多。這樣就會使生產者局部的放棄這部門生產，或改良生產技術。反過來說，價格高於價值，是表明該種商品太少了。人們就會因高價的利息，而從事這種生產。這樣，因爲生產力分配的不恰當，而造成價格與價值的不符合；又因爲牠們的不符合，而趨於符合，即生產力重新分配的佈。生產無計劃，則生產力時常會分配得不得當。而價值與價格就時常不符合。這價格所代表的關係，就是交換的關係，是反映既成的生產者的關係，即價值的關係。

因爲人們在生產時，互相沒有聯絡，祇能在市場上相見，所以他們就祇見價格，而不懂其價值。人們在購買商品的時候，自然祇要有用的東西，因此往往不懂得價值的真諦，而祇着重效用。一切經濟學上以「供求」以「效用」來說明價值，就同睜眼看不見空氣而妄說空中是真空一樣。

二 資本

商品是資本經濟中的細胞，然而牠並不簡單就等於資本。商品經濟，並不就是資本經濟。在單純商品經濟中，生產者是占有生產工具的。當生產者失去生產工具，祇有勞動能力的時候，他就變成勞動者。這時候他是除勞動以外，已經一無所有了。勞動本身也變成商品，被人家所購買，或稱僱傭。資本家僱傭勞動者以進行生產——這種經濟，纔叫做資本主義經濟。

勞動力出賣，勞動者受僱傭，而取得一定的酬報。這一價值，也是和其他商品一樣，依據牠社會必要勞動來決定的。具體說，就是依據為產生一切維持勞動者生活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勞動量來決定的。勞動力的價值，叫做必要價值。用貨幣所代表的勞動力的價值，就叫做工資。

勞動力既經買賣，則買得勞動力的人自然可以任意使用牠。勞動力使用的時候，就發生勞動。勞動就是勞動力的使用價值。而這勞動恰是創造價值的東西。僱主使用勞動力，創造出價值，並不祇等於勞動力本身的價值。他可以將勞動時間延長，勞動程度加緊，創造出大於勞動力本身價值的數量。這一超過必要價值的數量，就叫做剩餘價值。

剩餘價值，是剩餘勞動所產生的。而剩餘勞動，是幾乎從人類社會存在以來就存在的。人們勞動的結果，並不是全部立刻就消費掉的，總有一部分保留下來的，這就是超過必要勞動的剩餘勞動。原

始人們的工具，就是直接的生活品外的積蓄。以後社會越發展，生產也越發展，而剩餘的不直接立刻消費的勞動結晶也越多。問題是在這些剩餘勞動的結晶怎樣的被占取。

在資本經濟裏，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勞動者只取得工資，其餘的部分是不給酬報而被取去的。僱主之所以能發占取這剩餘價值，是因為他擁有生產工具，原料，並且有錢僱傭勞動者。一切用以產生剩餘價值的價值（工具，原料，貨幣），都稱做資本，所以，資本是代表僱主與勞動者之間的關係的。

然而每種企業中所產生的剩餘價值，並不能假讓企業主全部取去。企業主所取得的祇是利潤。各種企業，牠所投的資本，成分不同。有些資本，投在生產工具的部分多，投在工資的部分少；有些資本，則投在工資的部分多，投在生產工具的部分少。因此，牠們所產生的剩餘價值量就不同，有多有少。可是投資者既投了資本，如果利益有多有少，則誰也不願意向利益少的企業去投資。結果，經過投資的競爭，在剩餘價值少的企業中，商品出賣的價格就可經常的高於商品價值，以便取得平均的利益。反之，則剩餘價值較多的企業的商品，經常以低於價值的價格出賣，以保留平均利益。

剩餘價值的分配，不僅在工業中實行之。工業生產品需要出售，就需要商業資本。而工業資本又因為投在機器等的資本一時周轉不回來，往往需要借貸資本。這兩種資本既是同樣的投資，自然要取得同等的利益。因此，勞動者所產生的剩餘價值，在各種資本間平均分配為平均利潤。

生產的成本加平均利潤，等於生產價格。在資本經濟中，這生產價格就代替了價值的地位，作為

市場價格的基礎。這是價值的複雜化。利潤，平均利潤，是代表資本家間的關係的。生產價格就代表勞資間的關係。

利潤的來源既是剩餘價值，則增加剩餘價值，就是資本經濟的基本目的了。增加剩餘價值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增加勞動時間，以增加剩餘價值，這叫做絕對剩餘價值。另一種是勞動時間不變化，而改良技術，使必要勞動相對的減少，剩餘勞動相對的增加，就叫做相對剩餘價值。

資本經濟的發展，就是這資本的積累，就是剩餘價值不斷的擴大，不斷的投入生產，也就是勞資關係的擴張。

三 地 租

資本經濟的發展，並沒有將封建經濟中的租佃關係完全破壞。有許多地方，還普遍的存在着舊有的關係。舊式佃租，共有三種形式：勞役佃租，穀物佃租，與貨幣佃租。形式雖有不同，而所代表的領主與農民的關係，卻是一樣。這裏耕種者使用自己的生產工具，在領得或租得的土地上耕種，其結果是將全部剩餘勞動的結晶，以各種形式（或租或稅或捐等等），繳給名義上占有土地的主子。

這種土地占有制，在現代經濟中，並不能消滅。不過這裏的關係變了。從前是領主與農民或地主與佃戶的關係；現在卻是地主，農業家與僱工的關係了。農業家投下資本，應該取得平均利潤，而地

主出租土地，也得取得地租。

誰都知道，農業的技術一般的比工業要落後。農業中使用勞動力的成分多，因此所創造的剩餘也多。這裏因為耕地都被地主所壟斷，所以這額外的剩餘就保留給地主取去，而不讓其他資本家去平均分潤。所謂絕對地租，就是這麼產生的。

可是土地有肥瘠，耕地離市場有遠近，土地上所投的資本量有大小，結果同量的農產品，從耕種起，到送到市場上為止，往往需要不同的價值；或者，投下同量的資本，種得不同量的產品。這裏究竟以什麼作為價值的基礎呢？

耕地是有限的，為供給全社會人們的農產品，壞田與良田同樣是社會所必要耕種的。如果條件惡劣的土地不耕種，則農產品就缺少，而價格一定要上升的。因此，在農業中，所謂社會必要勞動，是以條件最劣而必須耕種的土地上所耗費的勞動量做基礎的。條件比較好的土地上，就產生額外的剩餘，被地主以「級差地租」的形式取去了。

因為土地是私有的，地主可利用投資的競爭，而將「地租」一部分剩餘值取去了。如果絕對地租不存在，則農產品可以比較的廉價。如果級差地租不存在，則農學家保住了這額外的利潤，就可以繼續改良土地與生產；因為在農學家既能取得平均利潤的時候，則決無為他人創造額外利益的動機。如果農業中多少有些技術上改良的話，那多半是為市場競爭，或租約期間取得額外利潤的動機所

促成的。

四 金融資本

資本經濟爲利潤而改良生產，爲市場競爭而改良生產，結果資本的單位越趨龐大。自由競爭的結果，資本集中了；大資本與小資本沒。資本集中到了一定程度，經濟上形成獨占的局面。

這獨占的資本，並不須要將國民經濟的全部資本都歸一人所有。祇要幾個資本家或集團占有全部資本中舉足輕重的份額，就足以形成獨占了。

股份公司的設立，就是獨占的一種方式。投資者祇要投下一些資本，組織股份公司，招募股金，就可以用很小的資本，支配很大的資本。如果這股份公司將一部分資本割出去，再招募新資本，組織分公司，又可以支配得動另一筆大量資本。如此下去，投資者可以支配等於他資本數千百千萬倍的資本。

資本獨占了，爲免除競爭上的損失，就容易聯合。聯合最初的形式是各種「會議」。如果經常的組織聯合團體，則形式就很多了。「卡德爾」規定市場範圍，「新提卡」共同組織推銷機關，「托拉斯」聯合企業變成一個大公司，「康平」是將多種有關係的產業聯合成一個大公司。

獨占的形式，自然不限於一國之內，而是擴大到國際間的。然而獨占並不是消滅競爭。獨占聯合

之間的競爭，比單獨企業的競爭要兇猛萬倍。而聯合之內，大小資本間終久是存在着明爭暗鬪的。各種資本依照聯合的條約，在聯合中占一定的份額。在牠們繼續發展的過程中，資本小的會變大，大的會變小。過了一些時，資本力量不相稱，聯合就破裂。事實上，聯合是大資本強制支配小資本的一種形式。競爭不利，暫時聯合一下。這在國際聯合上，更其如此。

聯合的形式，是在工業上，商業上，銀行業上，同時並進的。

工業的聯合，股金的招募，股票的經營，都需要大量的資本。銀行是「做資本生意」的機關。一切股票上的經營，自然交給銀行最為恰當。銀行為要保證牠所經營股票的企業獲利起見，企業為要保證牠股票所交與經營的銀行安全起見，就互相監督營業。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融合，而成為金融資本。這可以是銀行參與工業或組織工業公司；也可以是工業參與銀行或開辦銀行。

資本到了獨占的時代，國內市場（廣義的資本市場，商品市場，原料市場）或獨占勢力下的市場可以自由支配，而過剩的資本就要往外移殖。商品輸出，現在就讓位於資本輸出。經濟落後的國家就成為資本移殖的容納所。

最初，金融資本是爭着投資；進一步就占取資本的勢力範圍；最後，為保「萬年的長治久安」就占取領土。經濟落後的國家就落為半殖民地，殖民地了。

這種「地盤」終久有一天要分割完畢的。再要擴張，就得互相排擠，以至於動武。

資本國際化，生產社會化，而占有制則民族化，私有化。私人的獨占，剝奪多數人民族的獨占，剝奪多數民族。這其間的矛盾，就表現在勞資，宗主國與宗主國，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矛盾爆發，地球裂成兩半，以至於舊者完全亡去，新者完全起而代之。

五 恐慌

資本的積累，使生產擴大，到一定程度，則生產的供給會超過購買力的需求。生產就相對的過剩。這並不是生產真正太多，而是人家買不起。因為如果將生產品低價出賣或送人，則絕對不會過剩的。生產過剩，企業失利而倒閉，社會經濟破產。這就是經濟恐慌。在恐慌中勞動者大批失業，人民生活惡化，社會上形成騷亂。所以恐慌是資本經濟動搖的表現，牠會因此沒落的。

在工業資本時代，恐慌已經存在了。到獨占資本時代，恐慌的規模更大，以致長期處於恐慌之中。資本積累，技術改進，工業勞動者數目增加，舊式農業手工業勞動者破落。然而工業中與新式企業中所能吸收的勞動力，並不能包括沒落者的全部，因為技術改良，勞動力的需要減少了。而機器改良，勞動輕便，兒童與婦女都可以勞動，失業就變成常態。恐慌時失業更其增加，而於氣時失業可以減少。經常的失業，就是勞力經常的供過於求。這是最不利於勞動者的。

在後來恐慌變成長期性的時候，則失業變為常態，而在業反而變為偶然了。

六 殖民地經濟之特性

偉大的金融資本，侵入經濟落後的國家，在那裏樹植牠的勢力。獨占資本不僅在國際市場上支配經濟落後的國家，而且在牠們的經濟內部，於下層基礎，「內在」的支配牠們。

獨占資本以資本的模型，在落後國家中培植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那裏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不僅多半是為宗主國金融資本所占有，而且是以牠的偉大競爭力支配該地土著資本的。金融資本在那裏的膨脹，是與民族資本之依附於帝國主義資本這一過程，同時並進的。牠之不能獨立的發展，就是牠之成為殖民地經濟的「天性」。殖民地經濟始終祇能是宗主國經濟的一附庸部分。因此，獨立的生產工具生產的發展，是不會成立的。

通常在工業革命之後，新經濟興而舊經濟破產，在相對的意義，經濟是進步的。在殖民地中，資本經濟力量的膨脹，使舊經濟破產，而由破產所造成的失業的人們，能被新企業所吸收的，真是少之又少。因為外來經濟勢力中，有一大部分是舶來品，並不是在本國生產，而是在外國生產的。失業奇多，人民購買力狂縮，市場很快的被填滿。在舊勢力剛被衝擊之初，經濟就走到了絕路。殖民地的經濟就成為外國資本與本國未被破壞的舊制度聯合踐壓的形式。這裏所有的經濟範圍，都帶了這雙性重，牠們所代表的關係都關連兩方面了。

社會簡史

我們既然知道了社會是什麼，社會是怎樣構造，怎樣變化，並且知道社會全部結構是怎樣的，現在就可以在經濟基礎之上，現在就可以研究這人類社會進化的歷史了。

人類社會，在地球的各部分，有牠各別具體發展的歷史。條頓民族，斯拉夫民族，撒克遜民族等等，或英國，法國，美國，中國等等，各有各的進化史。牠們在各自的進化中，經過了不少階級，變換了幾個社會形式。帝皇的興廢，朝代的興亡，並不足以表明這些社會形式變換的真諦。牠們的歷史雖各有不同，而牠們所經過的社會形式，卻是類似的。人們雖各居東西，而社會是有規律的進化。總觀全人類社會，是經過了一定的幾個形式：原始社會，血族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社會。

一 社會形式及其換轉

生產工具與勞動力的結合，形成一定的生產方式。生產工具雖是在無間斷的改進，人們的社會

關係雖是時時的變化，然而在一一定的生產力水準之下，生產方式是在相當時期間不起變化的。祇有生產力上起了特殊的變化，纔引起生產方式的變化。

決定社會形式的，就是這生產方式。人們時常簡單的用工具的種類來區別社會形式，這是很不科學的。譬如，石器、銅器、鐵器，是三個時代。可是農夫使用鐵耙所處的社會，並不和勞動者使用鐵機器所處的時代相同。如果以機器與手工工具來劃分歷史時代，則人類社會只兩個時代了。這是非常含混的說法。

另有些人，用所謂「經濟」來劃分社會史的時代；譬如，以手工工具農業為社會的主要經濟的，是封建社會，可是牠又可以說是奴隸社會。

所以，祇有這生產工具與勞動力的結合形式——建築於生產力之上，而形成社會生產關係的——即生產方式，才能決定社會的形式。生產方式變更，人與工具的結合採取了另一種方式，則社會也就變了形。「身不由己」的人，用主人的手工工具耕種土地，是一種生產方式（形成奴隸社會）；而占有手工工具，在主人的田上耕作，另是一種生產方式（形成封建社會）。

二 原始社會

人類存在之初，就是使用工具的。在原始社會時候，人們將樹桿石塊作為生產工具。將「自然」

的木桿，加以人工的削尖，或將牠與石塊縛在一起，作為類似杓、斧、鐮等類工具，那已經是經了千百年的經驗，纔得到的結果。當時的工具，基本的，只能說是直接取於自然的物件，加以配合與最粗的改製而已。人們勞動的對象，是自然直接所供給而可以直接消費的東西，如各種禽獸之類。人們就靠這樣的聯合使用工具，纔能戰勝野獸，供給自己消費。「茹毛飲血」就是當時的生活。

用木桿打摘果實，採集植物性的食料，是當時另一種的生活來源。而靠水的人們，就依捕捉魚甲來過生活。不過這還是比較晚一些時期的情形，因為這種生產比較還要複雜些。

因為當時人所用的工具與勞動的對象，是這樣的直接依靠自然，人們就形成不可分離的一體的結合方式。生產工具不是屬於誰何的，而是屬於大家的，生產所得不是交給誰何的，而是大家消費的。這時候的人，就和這時候的社會分別不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個人」在當時是不存在的。

這些人盡其每天的力量，僅足以夠一飽一暖。飽後就躲到風雨烈日所不及的地方去安息。勞動與消費，就形成他們生活的全部。因為天時、氣候的變化，禽獸果實的減少或躲避，會使他們死亡。

因此，他們時常遷移地方，尋求「天產」充足的場所去居住。

他們之沒有家庭生活，正和他們沒有個人生活一樣。依着性的本能，雜亂交合，以延續人種。

社會是「混沌」的，誰也分不出社會生活的部門，或社會的上下層。由於勞動用力所發出的聲音，就是他們的語言。牠是表示他們勞動種類，和叫人們大家勞動的「天類」。牠和勞動中的動作是

分不開的。譬如「咳」「嗜」是割劈、負荷時所自然發出的聲音，狂聲是追趕猛獸時候必然發出的聲音。

三 血族社會

跟着勞動工具的改進，人們逐漸能夠改製更多種類的物品，以供自己應用。這裏就發生分工。因為盡一部分人的力量，是做不了多種工作的。依着天然的條件，男人出獵，女人採集果子，——這就是初步的分工。生產種類增加，分工就加細。全社會之中，究竟要多少人去做什麼工作，就需得有事前的分配。否則就會形成消費品太多太少的結果，使人們不能安生。富有生產經驗，知道各種操作的年長者（年幼是達不到這樣程度的），就成為指點與分配全社會的工作的人了。因為當時祇有聚在一起，的男女纔能交接，也祇有日常隨便交接的男女纔能夠聚在一起，所以，這種社會顯然是一個血族。族中年老者就充當族長。這種族長，往往不祇一個。這因為富有經驗的人在族中不僞一個，而一個人往往不見得是無所不能。而且，富有禽獸、果實、魚甲的地帶，並不很多，鄰近血族，時常互相爭奪，因此，時常發生戰爭。軍事老手，自然也是族長之一了。

這種分工操作的生產方式，顯然與原始社會的生產方式不同。如果原始社會祇能容納數十人，則一個血族就可有三數百人了。

舊族長死亡，新族長繼起，承襲舊族的經驗。由於崇拜有經驗的族長，造成崇拜祖先的宗族族長。與祖先「神化」經驗「靈魂化」。因為當時經驗由於口頭傳遞，而且口頭的吩咐就是指揮工作。這使當時的人們，對於語言，發生魔力的觀念。人們就用實踐社會的經驗，去說明大自然。一切呼風喚雨的觀念從這裏發生。

當時雖有相當的分工，而種類並不多。經驗用口頭傳達，已經足夠。因此，當時是有語言而沒有文字的。打獵等比較複雜的動作，偶然用很粗略的描刻，或畫或刻在石上或硬土上，就算是經驗的記錄，也就是初步的圖畫。打獵時的跳躍，飽暖喜樂時候的跳動，求性愛時候的動作，就算是初期的跳舞。由於無數次的經驗，經過很長很長的時期，人們從打獵而畜牧，由採集而種植。喫不完的野獸，飼養以成家畜。喫不完的果實拋在地上，重長枝桿，重結果實。

一方面由於人類比較善於利用攻獵採集的季候（使自然的供給不至於取盡），另一方面由於局部的運用畜牧與種植，使血族生活比較固定而不很流動。

四 奴隸社會

在粗製的生產工具之下，天然富源充足的區域，終究有限。血族間因此時常發生爭奪。一族戰勝另一族，佔據了地面，往往將戰敗者全數殺死以防止復仇，節省口糧。

可是種植與畜牧的進步，卻將自然供給的限制，去了一重障礙。人們沒有獵打，可以飼養畜類；沒有果實採集，則可以種植果實。因此，勞動的需要增加，戰敗血族的分子就不被殺死，而留作俘虜，叫他作工。然而這些人是要管束的，否則就會叛亂復仇。因此他們的地位，就比其他成員要低。

生產力這樣的發達，使生產豐富而有剩餘。全社會人們勞動的結果，全社會人一時卻消費不完。而軍事與經濟的首領，就可以坐食而不勞動。從指揮生產，分配消費品，而造成這些上層分子之占有生產與消費。

爲了維持「坐享剩餘」的制度，就發生兩種結果。第一種就是奴隸社行的成立。

俘虜在主人土地上用主人的原料與工具工作，連他的身子也是屬於主人的。俘虜成爲奴隸，主人就是貴族。奴隸是以屬於主人的身體，用主人的工具，製造出產品，歸給主人所有。奴隸自己生活必需的資料，還是主人賞賜給他的。

在這種制度之下，倒可以成立相當大規模的生產。河流的澆灌，金字塔的建築，都是這時代的產品。

奴隸主擁有巨額的產品，成天價消費不完，就盡量放縱娛樂。因此，起源於生產的跳舞，音樂（工作時工具與物件接打聲），圖畫，雕刻，都迅速的發達，變爲娛樂品。這種上層建築，即所謂意識形態，就有系統的發展成爲獨立的帶科學性的體系。因爲貴族是遠離了生產，所以這些意識形態，就帶着消

費性（而有腐化性）與抽象性。裸體雕刻，舞蹈，圖畫等等，就是典型。

當時分工已經很複雜，既有各種操作上的分工，又有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的分工。那時候，如果再開口傳以傳達經驗，那就不行了。象形的文字因此發生。這文字一發生，使人類知識的進步一日千里，因為一切經驗，都不容易失掉，而可以保存演化了。

然而人類的知識，在這時候，實際上是分化的存在。一方面是一切生產與經營的技術知識；另一方面是抽象的學說。

分工精細，經驗繁多，人們對於整個宇宙，整個社會，就有系統的多方面的理解。宇宙觀的科學，最初採取「博物學」、「自然哲學」的形態，就是哲學的初形。貴族與自由人等，閒着沒有事，成天爭辯各種問題；而社會集團的尖銳分化與對立（奴隸主與奴隸）明顯的反映在思想者腦中。這兩種成分，就形成矛盾觀的思辯術，邏輯的初形。

這裏要注意的，就是當時一切的所謂科學或藝術，都是帶着抽象性的。由於航海上確定方向所產生的天文學，也變成了很抽象的研究天體運行的科學；測量術也變成抽象的數學。從前祖先崇拜的宗教，變成抽象「靈物」崇拜的宗教。

奢侈的貴族生活，使商品買賣得相當的發展。不過當時的商業資本，並不能破壞奴隸經濟的自
然性。

五 封建社會

貴族脫離生產，他們的附庸自由人也祇知消費。一切生產的事情都由奴隸負擔。一切經濟的指揮都交給大奴隸管理。連軍隊的事情也是這樣。這使奴隸很容易造反，因為一方面是極度的腐化，另一方面是實力的所在。而且，勞動既然採取奴隸形式，則奴隸決不甘心提高生產力，因為這對於奴隸沒有好處。這樣，社會就不進步而趨於沒落。

當時雖然有過幾次改變，卻是由於貴族間分贓不均，所以曾經由君主專制，而改為共和政體。然而這祇是影響到上層，並不能解決社會根本問題。奴隸與奴隸主就時常交戰。在上層分子中，也有因為不滿意於當時制度，而發表社會改革見解，形成思想上的鬭爭。

奴隸主與奴隸多次戰爭的結果，是兩敗俱傷。因為奴隸主想維持舊制度，而已沒有經濟上的可能；而奴隸想打倒貴族，卻創造不出新的社會。

大奴隸就出而推進社會的前進。而他的形式，必須是解放奴隸式的勞動，使生產力可以發達，而卻又不能讓勞動者自由支配他們的生產及其結晶。新社會的形式，就變成和血族社會沒落的第二種結果相同，即封建社會。

大奴隸或軍事族長，奪取了領土、人民與財富，讓勞動者佔有他們的工具，而在主人的領土上操

作這些生產者卻被強迫的要替主人封建領主無代價的操作，以消去他們一部分勞動。他們不是替領主作工、種田，便是繳納貢品或貢金。

這種榨取制度的保存，是以嚴格等級的界限來維持的。這是和奴隸社會裏一樣。農民是社會中最低的等級。一切土地，都有大領主封給小領主，如此一級一級的分下去。封建時代的大皇國，大概是由兩種方向造成的一種是強橫的封建領主，佔取土地，分封於屬下。另一種是因為分割地盤，互結攻守而聚成一國。

當時一切的上層建築，都是和奴隸社會一樣的發達。不過，經濟的領袖將他們的學識與經驗化為神祕，以保持他們統治的地位。所以封建統治系統中，存在着宗教的領主與俗世的（多半是軍事的）領主。

在宗教本身的發展上，也經過變革（如果是從奴隸社會發展而來的話）。奴隸受殘酷的壓迫，由於絕望的鬭爭，而結合神祕的團體。他們組織類似合作的生產消費團體，即修道院，以逃避奴隸主的壓迫。希臘羅馬的教，就變成基督教。當時所謂「無產者」，即游手好閒的乞食者，其生活也很困苦。不過他們的知識，卻要豐富些。因此他們往往變為反貴族鬭爭的領袖，亦即新教（基督教）的領袖。流浪的耶穌，就這樣變成「神子」了。

生產者因占有小手工具而得到相當獨立；而封建領主的消費日趨奢華。領主不樂意使用本地

農民與小手工業者的產品，就開始向農民收取金錢。商業資本就格外發達。牠使一切物品變成買賣的對象；又使生產者經濟地位低落，以至於失去生產工具。

六 資本社會

由分工而成立作坊，由生產者失去工具而發生作坊與家庭工業。生產力的發達，使分工加細，生產工具日趨精巧，生產速度也愈快。到封建的末期，事實上已經有了許多手力推動、馬力推動與風力推動的機器。這些工具，早已不是每個生產者所能個個占有的了。而蒸汽機關的發明，使每個生產者沒有能力去占有生產工具。有設備生產工具能力的人們，即所謂資本家，占有了生產工具，而不必勞動。有勞動力的人，不能占有生產工具，而出賣勞力。占有勞力的人為占有工具的人去勞動，即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一切都變成商品，連勞力也是商品了。這就將人與人的關係都放在市場上去實現。各人在表面上都是各自的獨立。自由競爭；平等交易；一切商品都取得抽象的價值，貨幣是博愛商品的。

在資本社會裏，雖然人與人實際上是發生最密切的關係，可是卻是將每個人變成一個獨立單位的樣子。個人主義意識形態，就發達起來。一切科學、藝術、哲學、道德、法律、風俗，都帶着個人主義的色彩。

專制的政體，變成各別資本代表者自由競爭與平等選舉的議會政體；遍地皆是大小菩薩或上帝，變為裹着一條白布而面目不清的唯一上帝。

因為廣泛的運用自然，而使自然科學飛快的發達。因為社會問題的繁複，社會內部對立的簡單化，矛盾的尖銳就發生整個體系的社會各種科學，如經濟學、社會學等等。

但是財產的個人占有，終究阻礙生產力的進步。土地的電氣化與無線電的傳達能力，使個人占有成為不可能。被資本生產所集中的勞動者，變成承上啓下的動力。地球又要倒一方向了。

七 結 語

社會的形式，正如宇宙間其他體系一樣，不是永久不變的。牠的興起正和牠的滅亡是一樣的必然。全人類社會，是經過上列各種形式的興替的。然而這是從世界人類社會總史來說的。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並不需要經過所有的社會形式。由血族社會，可以轉入奴隸社會，再轉入封建社會，也可直接轉入封建社會。特別由於商業的發達，經濟關係的擴大，則各民族間的溝通就很容易。由於相互的溝通，就更容易使一種社會形式，跳越一種以至一種以上的社會形式。美洲、非洲等部落的社會，一經與歐洲資本社會交接，就不必再經過什麼奴隸制、封建制，而可由黑奴勞動等變態的資本經濟形式，轉變為資本社會（宗主國的一個屬地）。經濟落後的國家，可以不待資本成熟，而轉換為新的社會形式。

社會思想述要

我們在上一篇中，說明了社會的形式不是永久不變，而是時常在更換的。社會形式轉換的具體過程，是各時代各不相同的。自從古代社會存在以來，社會上發生了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現象，社會上存在了人們集團間不平等的現象。一部分人要維持既成的社會關係，另一部分人因為不滿意於現狀而要破壞既成的關係，建立新的社會。自從這時候起，社會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就表現於人與人的衝突之中。

社會的舊勢力，統治的勢力，不能推進社會的發展，卻要維持舊社會。社會中的新勢力，見到舊社會的腐敗，起而破滅之，建立新的社會。在這個時候，有知識的人們，尤其是代表新勢力的人們，就對於舊社會加以嚴厲的批評與揭露，提出改造社會的方案。這就是我們所要研究的社會思想。當然，社會思想，即對於社會狀況的意見，是隨時存在的，不過社會變更時的社會思想是更值得研究，是我們所預備研究的對象。這時候的思想，對於整個的社會，有完備的理解，對於改革社會的方法，有通盤的計

劃，因此可以作科學的研究。

一 古代的社會思想

古代社會是奴隸制的社會。當牠發展得很高級的時候，貴族擁有巨大的地產及其他生產，以及生產者（奴隸）而商業亦已經有相當的發達。商人利用他們自己熟識市場的條件，作奇賤的不等價的交換。因此，奴隸們受到層層的榨取，弄得不得聊生。貴族中間知識卓越的分，就見到這種制度的不合理，將殺毀滅，起而對牠作嚴格的批評，以謀挽救。

柏拉圖就是這一流的社會思想家。柏氏覺得當時的希臘，已不是一個國家，而是兩個國家：即富人的與窮人的國家。利己主義與黃金崇拜，統治着當時的國家。「窮人蟻伏於國內，用小刀和其他利器，武裝着自己。他們不是負了無數的債，便是受盡一切的恥辱，或者兩者兼有。他們是恨入骨髓，要剝削他們的人們報復；他們急切的等待全地球的滅亡。」而「富人們卻彎着腰，拚命實行剝削的政策，以表現他們的黑心，一若絕不關心於他們的犧牲者。同時，他們對於順從他們政權的人們，放射黃金的箭羽，根據這位父親（本金）製造出富裕的子孫（子金）他們就在國內，造成了無數的窮人與閒食分子。」

這樣的社會繼續下去，則人們的不滿意愈益增加。所以，「苦難的巨爐早已燒得通紅，當權的人

們卻沒有撲滅的能力；而新的燃料不斷的添入，新的火焰不斷的爆發。這種火焰終究要燒死壓迫者，到那時，剝削者將變成剝削的犧牲者了。」聰明的柏拉圖，不僅看清楚當時社會的基本矛盾，以及腐敗的狀況，而且透視到牠的沒落。他覺得這些惡現象的根由，是私有財產制度在作祟，具體的說，就是「財產買賣自由」之過。

柏氏就以貴族的身分，提出解決的辦法。他覺得國家中應有三個階級，即哲學家、衛士與勞動人民。哲學家是社會上最聰明的人們，他們不會像貴族那樣只顧私利而忘卻整個社會的，因此他們應該是管理社會的人。衛士是保衛國家安全，抵禦外患的武力。他們應該放棄當時武人賤辱及沈迷於黃金美人的狀態。他們應當沒有個人的私產，就食於公共食堂，公同起居，過着共同的生活。

至於財富的製造，即社會的生產，照舊是勞動人民的責任。他們製造出一切應用的東西，除一部分供給自己生活外，餘者都交給城市中的哲學家與衛士們。哲學家與衛士們合成統治者，而勞動人民是被統治者。無數的財富堆積於城市之中，不許任何人私有，而由全體哲學家與全體衛士們共同享受。他們中間的私產消滅，社會上買賣可以不必實行，主人間的爭執可以免除，而奴隸主人與奴隸間就會因為統治者自身的健全與統治的鞏固，而「相安無事」下去。

所以，柏拉圖的社會思想並沒有跳出他所要批評與改革的社會的範圍。柏拉圖的理想，終究以理想而終。

到古代社會的末期，社會的矛盾加重，在社會的下層中，發生出「救世」的社會思想，這就是基督教的理想。當時的無產者與奴隸們不堪生活的苦況，起而作拚死的鬭爭。奮鬥失敗，就覺得，如果在現今的世上得不到幸福，那就祇有等到死後去進天國，去獲得人間沒有的美滿生活。爲救目前的苦況，就得先組織所謂「公社」，即當時通行的各種「修道院」。在修道院中，是不存在私有制度，而祇有公有制度的。人們在那裏共同生產着，這種共同生產與共同消費的宗教運動，也是代表古代社會中的一種社會思潮。牠與柏拉圖的理想不同。然而牠之不能持久，牠之不能成爲真正改革社會的方案，是因爲牠是沒有進步的經濟的基礎，沒有建立新社會的經濟前途。修道院的生活是類於卑田院的。所以，牠祇是被壓迫者一條消極的出路。從聖經中，我們至今可以找到這類思想的整個系統。牠是希冀從「卑田院」被領入「天國」，而不是積極的去改造社會。

二 中世紀社會思想

古代社會沒落，代之而起的是中世紀社會，中世紀社會並沒有將社會的矛盾消滅，祇是以新的矛盾，新的不平等，替代了舊的矛盾，舊的不平等的現象。領主與商人壓榨農人與手藝人。結果，一樣的引起社會的紛亂。所謂異教的思想，就是企圖改造社會的潮流。

異教在歐洲各國成立各種的派別。他們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主張共同消費。

里昂商人佛爾頓斯，將自己的財產分散給窮人，而且終身為窮人奮鬥。當時就有許多人附和之，尤其是里昂的織工。他們嚴格的厲行共同生活的制度。這種思想影響之偉大，竟使當時的當權者與教皇與舉大兵去痛剿。佛爾頓斯派的思想，在意大利北部與德意志都占相當的勢力。

意大利北部，還有所謂「傳道弟兄」派的思想。他們的思想和前一派相同。不過前者不主張用武力爭鬪，而將服務軍隊與婚姻同等否認；後者卻實行過七年的武裝苦鬥，及到全體被極慘酷地殺滅為止。

尼色蘭（荷蘭）、德意志、法蘭西又流行一種「窮人派」的思潮。他們主張組織獨身手工業者聯合會，採取勞動公社的形式。在這種公社中生活是異常困苦的。男的公社叫做「比卡達」，女的公社叫做「比琴」。

英吉利流行另一種的異教思想，叫做「不平鳴」派。這派思想宣傳的最主要點，就是要求「原始的平等」。他們說：「當亞當耕田，夏娃織布的時候，那裏有貴族呢？」照他們的意見，貴族是沒有存在的權利的。他們的基礎是農民。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秦保爾異教農民暴動，就是這種思想的最重要的產兒。他們說：「在大地之上，不應該有皇帝統治者和隸屬的人民。賦稅和貢獻，都應該取消。沒有任何人應該受壓迫，因為大家都是兄弟和姊妹。」

馬丁路德，著名的宗教改革家，主張堅決的反對教皇、諸侯、貴族和商人。他罵這些人「是農人的

掠奪者和壓迫者，」主張「濫用於宗教剝削者的鮮血中。」農人受他的警告，逐漸的擴張他們的運動。可是後來，路德卻反對他們了，說：「你們應該忍受。受苦，受苦，十字架，十字架，除此以外沒有別的，這就是基督教徒的本分。」等到農人不聽他的話時，他就說：「他們該驅殺，墜死，殺戮，殺戮，好像殺瘋狗一般。」

路德變了，他的同道者謀采和他分裂，獨自去宣傳農人作奮鬥。謀采的學說，是反對財富占有的，他說：「看呀，我們的統治者與諸侯們，是高利貸和盜賊行爲的基本擁護者。他們把一切生物都當作自己的財產。水中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植物，都屬於他們。然後，他們在窮人中間傳播上帝的教義說：『上帝說，不要偷竊，』但是他們自己卻絕對不遵守這點。所以他們迫害全體人民，掠奪全體活人，貧苦的手工業者和農民。」他覺得社會上既然存在這種現象，就一定造成窮人的騷亂。要消滅這種騷亂，並不是用別的方法，而是消滅財富私有。他以為：「財富和榮譽，是不能並立的。」他主張組織消費公社，而且組織過一個公社，叫做謀爾斯。後來曾經還有過類似的謀斯太公社。

這些所謂異教的思想，除他們都是主張共同消費外，還都是取宗教的形式。換言之，他們並不是絕對反對宗教，而是以一種新的宗教代替舊教。這是由於反對中世紀教皇所代表的制度而發生的。湯茨斯摩爾，是一個承上啓下的思想家。摩爾認為：「貧窮是專制國家的基礎。皇帝無限制的擁有一切臣民的財產和生命。」社會貧窮的最主要原因，是因為「顯貴者」太多。他們像游浪的土蜂

般，依據人們的工作來生活，叫人家耕種自己的土地，吮吸佃戶的精髓，以增加他們的收入。」中世紀統治所保持的軍隊，摩爾叫做「社會的瘡疽。」

摩爾改造社會的方案，是勸告統治者改過自新。在他的「烏托邦」裏，「皇帝登位時，以禮儀祭告上天，嚴肅的宣誓：在他的百寶庫中，金子不超過千鎊，銀子也不超過同樣的價值。」限制錢財與土地的領有，就是他的社會改造學說。

雖然如此，他也覺得這是不充分的辦法。根本的解答，還在取消財富私有。他主張組織不過五百人為單位的公社，社員同等工作，共同負責。在那裏，「不犯法以達到快樂，就是聰明；為公共利益而工作，就是宗教；祇顧自己快樂，而損害別人的安樂，就是罪惡。」這種「公社」是以城市為中心。每城市分四區，中間設立市場。每年城市中派人下鄉進行農事。人人都會一種技藝。一切土地、房屋、工具、用器、消費品，都是公家的。合無數公社而成立烏托邦，其政治組織，是建立在自下而上選舉制的民權主義之上。

如果中世紀的社會思想家都是若重農村的，而摩爾已經是以城市為中心，承認近代社會發展的前途了。

巴皮夫比 摩爾還要進一步。他根據「天生平等」的原則，認為一切東西「不屬於個人而屬於大眾。」他對當時社會嚴厲的批評道：「無益的職業，可以產生財富；而有用的人們，則因失業而死亡

於貧窮之中。」有些人沒有襯衣，沒有外褂，而他們正是極麻、縲布、製鞋、硝皮的人們。極少數的人們卻都很富足；他們不做什麼，祇會算利、享福、裝飾等等。」他痛罵當時的法律，說牠的作用是「毀滅人類。」他主張「普遍勞動制」與「集體財產」。他和摩爾一般，覺得「私有」的罪惡是人們的「無知」。教育是救濟社會的根本方法。

三 近代的社會思想

傅立葉、聖西門、歐文是近代社會思想中的三大空想家。他們對於近代社會，都下過極尖刻的批評；同時，他們都反對政治鬭爭，因為他們見到過去這種奮鬥的失敗。

傅立葉說：「工業主義，就是我們科學的怪物。這是一種癡狂病。大家生產，而沒有方法，沒有比例的報酬，對於生產者或工人沒有絲毫的保障。」他反對資本所造成的競爭，咒詛牠。「使工資減低，使人民的貧窮隨工業的發展以俱增。」他毒罵資本制下的所謂自由，說：「這些玩意兒，甚至不能稱為幻想，牠當然不能滿足工人，因為工人首先要放開肚子喫一頓飽飯，生活得快樂些，……在工業國裏，自由帶着幻想破滅的性質。」所以他總結一句說：「在這樣的文明中，惡事前進十步，而好事則祇進一步。」

傅立葉將人類社會分做三十八時期，現在還祇到第五時期。改造現時社會的方案，他主張組織

「公社」因為當時的工業事實上還不很發達，所以他的理想還祇限於農業公社。每個農業公社中可以有一二工廠，使工廠不致集中於一處，以造成當時所有的貧民窟。公社中通行着普遍和自由的勞動。用「感情的吸引」以「勞動、天才、資本」為原素，組織公社。實行這種改造的是「偉大的英雄」而不是「羣衆的密爾」。

傅氏的思想，顯然是將歷史的輪子向後拖轉，恢復那溫和的農村經濟的生活。

聖西門覺得近代社會還是奴隸制，這種奴隸性是「存在於財產所有者與勞苦人民之間，主人與僱用工人之間。」牠的差別，就是「工人不像奴隸制那樣是主人的直接財產；他的地主是臨時的。」但是主人與工人間的關係，不是自由的，「因為工人不得不計算昨天的工資來過今天的生活。他不得不在餓死的威脅下，同意於主人所提議的交易。」聖西門還認為社會上一切的負擔，終究是「落在占勞動人衆極大多數的工人的肩。」

西門氏不僅指摘近代社會上這種矛盾，而且還指出「工業恐慌」的現象，是社會「悲慘的危機。」

他改造社會的方法有二種。第一是法律禁止財產的承繼，將人民的遺產交與國家。第二是建立一種銀行，用接濟或不接濟某種企業的方法，造成公平的現象。所以西門氏是不否認近代社會之合理，不過需得改良一下。

歐文批評現代社會的三大罪惡是：私有財產、婚姻與宗教。他主張用消費合作社的方式，以謀救濟。他罵罵錢財，主張設立「公平勞動交換銀行」，以代替金錢的僱傭制度。這是想以物物交換來代替金錢。歐文自己曾經開辦過改良的工廠。

普魯東則主張全社會人們，勞動者與資產者，互相合作，提倡「互助主義」。此外他又主張設立聖西門式的「人民銀行」。他竭力反對政治組織，主張無政府主義，開後來克魯泡特金與巴古寧的道路。

這些人的主張，不是將社會向後推轉，便是將社會改良一些。結果都是行不通的方案，所以有人稱之為空想的思想。

他們之後，就發生所謂科學（不是空想的）派，對於現在的資本社會加以指摘；主張從現社會中爆發出新社會。他們是以矛盾觀作為哲學的基礎；價值與資本的理論作為他們的經濟觀；以奮鬥去追求社會的出路。階級鬥爭論，無產階級專政論，社會主義建設論，是這派理論的中心。

一切社會的變更，都是從奮鬥中達到的。現社會經濟的發達，到了高級資本主義的階段，矛盾緊張。舊勢力祇會阻壓社會前進，新勢力就起而沖破舊統治。牠以政治變革的方式，破壞舊系統，而建立新系統。在這新系統中，經濟、技術、文化都如飛的前進。

這派思想的内容，非常廣博，不是短文所能道其萬一。至少要幾篇文章才能講得明白。在這一派

之後，就有所謂修正派。他們是修改前一派的一個基本觀念，就是他們不主劇烈的政治鬭爭，主張和平的漸進。

在方法上，前者主張統一中之矛盾；後者主張對立間的平衡。前者主張奮鬥，後者主張妥協。

在經濟上，前者主張資本經濟是無政府性；後者主張牠是有組織性的。前者認為金融資本是近代經濟沒落的階段；後者覺得超帝國主義就是和平轉入新社會的形式。

在政治上，前者主張政變；後者主張用國會的手段，溫和地轉換。前者主張奮鬥；後者主張談判。巴古寧的無政府主義是反對一切政治奮鬥，否認一切政治組織，否認一切政府。克魯泡特金嫉恨暴力與鬭爭，而主張人類互助。這是怕見矛盾而表示怯弱（互助）的態度。

拉色爾本來是個急進的一派。然而他在政治觀點上與政治行動上，還偏向於和平觀。他曾經向俾斯麥去講法律，談判普選選舉等等。考茨基在近年來，也是主張普選制的民權，以代替專政的。普列哈諾夫在晚年時候，是個愛國主義者，反對急進的行動。

總觀最近的社會思想，可以劃分為下列幾種。

社會民主主義，是以協調為思想基礎。由於資本集中，形成獨占，達到全世界經濟的獨占，全世界經濟的組織化。所以，祇要在議會中通過這一主張，實行起來就行了。

英國現任首相麥唐納主張「遺產」的思想，用「費邊」協會的組織，溫和地達到社會主義的

境界。

基爾特的合作主義，是主張組織消費合作，以達到改良現社會的目的。他也不主張奮鬥，而主張和平。

基爾特主義，是一個很複雜的體系。牠將工團主義與費邊主義，地方分權與中央集權，行會與托拉斯，這些東西合在一起。所謂「基爾特」是勞動者、知識者與工程師聯合成的生產組織。牠不主張階級對立，而認為人們祇有職能的差別。銀行家與小工同是勞動者，不過職務不同而已。國家就是基爾特的總聯合。

奧地利主義，也是主張社會人羣職能各異的理論，提倡階級的合作。

無政府主義否定一切的政權。資本政權與勞動政權。工團主義提倡以經濟性的工團，代替社會中的一切體系，尤其是政治體系。牠與無政府思想正好形成兩面為用的局面。

此外，又有一種社會思想，在現在很占地位。這就是法西主義。牠在各國中都有勢力，而在意大利，德意志，已經捉住了政權。

法西主義在西歐，是現代獨占資本的寵兒。牠的基礎是獨占資本。牠以扶救獨占資本，阻止勞動運動，搶中層分子一些利益，以維持他們的安定，實行獨裁的統治。希特勒的收回萊茵區，恢復南洋羣島（自日本掌握中取回），提高本國資本的權威，廢止憲法，國會等等的民主形式而實行獨裁，反

對左傾運動，就是實例。

法西斯主義在中國又是一個樣子，照提倡這一學說的「社會主義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說，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協力主義」，是「整個國家機構和全體社會民衆的協力，在目前，就是所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協力」。實行這協力主義的方法，是「坦白的主張以少數統治多數」，在中國的法西斯蒂，除了組織上的有毅力有紀律以外，無條件的是該以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內容。「三民主義是正確的主義」，法西斯蒂是堅毅的組織。」所以，「三民主義下沒有私見！法西斯蒂下沒有個性！」

照該雜誌所說：「法西斯主義本身並沒有固定的內容。他以社會的內容爲內容，社會需要國家主義，法西斯蒂便是最活潑的國家主義；社會需要社會主義，法西斯蒂便是最前進的社會主義。」他有一個確定的基本內容，就是由「堅毅的組織」，用「鐵血的手段」，坦白的「強力的執行」，少數統治多數，「以更敏捷更毅力的黨的組織來執行三民主義」，拯救社會，拯救人類。」

經濟思想短史

在經濟學綱要上，我們已經說過，經濟的科學，嚴格說來，是研究資本經濟的。因此，科學的經濟思想，自然是從近代纔開始。在古時代，對於經濟的現象固然也有些零片斷的理解，關於經濟的「學說」，固然也有些貢獻，不過都不成其為整個的系統。科學的經濟思想的開端，是在工業資本出現的時代。古典派的經濟學，纔是經濟思想的鼻祖。

然而經濟思想正和近代社會經濟一樣，不是憑空地掉下來，而是從他的「前史」時期涵育成的。因此，古典派之前，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的經濟思想，就成為「前史」的經濟思想。

一 重商主義

商品發達，成為資本。在醞釀資本經濟而商業發達的時代，經濟貿易以取得大量的價值（金子），積聚巨額的資本，為經濟上基本的問題。大家都知道，英國是資本發生最早的國家。重商主義的經濟

思想就在那裏發生。當時英國輸出毛織品及其他貨物，到海外去推銷，換得巨量的貴重金屬，運回英國。所謂國家財富的增加，就經過商業發達的過程。這裏就不斷地發生問題。

最初，在十六十七世紀時代，英國的海外貿易已經很為發達。巨額的貴重金屬，從美洲運入英國。金銀的過分多餘，使牠的價格下降。這就影響到金銀貨幣的購買力，譬如從前用一個金鎊可以買得的商品，現在因為金價的下跌，貨幣購買力減低，就需要一個金鎊以上，假定需要兩個金鎊。商品的價格突然發生急劇的變化。

當時，又因為封建領主鑄造貨幣，圖謀私利，將貨幣成色（即貨幣所包含的資金成分）減低。譬如一個金鎊，因為成色減低，實際上不值一個金鎊的真實價值。金鎊在名義上雖然還維持着「鎊」的名稱，實際上已經不值一鎊了。這同樣的使商品價格漲高。

這兩種原因，形成當時的商品價格的紛亂，幣制的紛亂，即著名的所謂「價格革命」。我們現在中國的幣制，很有些像當時的英國。我們現在所遇到的，正好是銀價的下跌與銀元成色的低賤。

初期的重商主義者就主張政府鑄造足量的貨幣。當時又因為劣幣（成色較低）與良幣並存，使良幣都被外國所吸去。劣貨良幣，在名義上是同等價值的。人們自然收藏良幣，而使用劣幣，再將良幣改鑄，以取得其間差額的利益。當時許多荷蘭商人將英鎊收去改鑄荷蘭幣，就是一個例子。因此，重商主義者又主張用政府強制的力量，禁止金子的流出國外。

這裏顯然的見到初期重商主義者，其學說主要的對象是貨幣。他們想從貨幣的改良，以達到經濟改善的目的。其實這是很錯誤的。因為金銀的流轉是商品流轉的背影。貨幣的改善並不能統制金銀輸出入的基本傾向。而且，這金銀流轉的成因，並不是貨幣制度的問題，而是價值的問題。近來經濟「學者」我們中國也不是例外，見到物價的變化，貿易或國際貿易的不利，時常歸罪於貨幣制度，其「學識」的幼稚，實不亞於初期重商主義者。

到十七世紀後期，人們覺悟到調劑貨幣運動是不能從改善商業的。要使國家財富增加，貴重金屬入口，既有促進出口貿易。改進出口貨工業與運輸事業，就成為中期重商主義的中心思想。

十七世紀末，有人主張不僅放棄貨幣的調節，而且放棄商品貿易的調節。因為當時英國需要盡量輸入原料，改造成為製造品，暢銷海外。海外市場已被英國商品所占領。任何貿易的限制，變成桎梏。自由貿易的主張，就此出現。洛爾斯就是這一主張的首創者。他要求對外貿易絕對的自由，進出口貨不徵收任何的捐稅。這一主張，實際上已經否認了重商主義的基本原則，對於商業上的任何行為，不加以任何調劑。

可是，就在這一時代，在經濟思想上有很大的成就。對於商品價值的問題開始作科學的研究。

約翰·洛克認為物價的變動，是由於供給與需求的關係。這雖然沒有將商品價值的真義闡明，可是說明了價格的變化。司徒雅德以為價值的基礎，是生產的成本。這裏並沒有將所謂成本的各種成

分的價值意義加以闡明；而且將利潤的來源排除在商品原有的價值之外。照他的意思，利潤是商品在流通中所增加的價值。利潤完全起源於流通中了。彼得是經濟思想史上最最重要的一人，因為他主張價值的基礎是勞動。他認為商品的「自然價格」或價值，是由使用於該商品生產的勞動量來決定。不過他所謂勞動價值，是祇指勞動者的工資與土地的地租。他是將地租當作剩餘價值看待。這自然是很不完滿的思想。

除商品價值問題外，重商主義所包含的理論還有貨幣問題。他們始終是「貨幣數量論」者。貨幣的價值，照他們的意思，是由貨幣數量多少來決定，不是由貨幣本身所包含的勞動量來決定。因此，商品價格的變化，也可以由貨幣多少來決定。似乎社會上所有貨幣，一定要與所有商品相交換。如果商品數量不變，而貨幣增多，則較多的貨幣也祇能換得這些商品。所以用貨幣所表示的物價就高漲。否則，物價就低。這顯然是類倒是非的說法。勞動之於價值，與商品供求之於價格的關係，完全忽視。

總括重商主義的經濟思想，雖登峯造極，提出「勞動價值論」，卻是一貫的淪淪着重視商業的精神。從財富的來源是貿易，推展到流通界產生價值與決定價值等的理論。這脫離生產而著重流通，是重商主義的特點。

一一 重農主義

在十八世紀的時候，英國的商業資本已經統治了國際的商業。法蘭西在這海外貿易的鬭爭中完全失敗。爲要富強國家，就不得不放棄所謂海上的競爭，而找求國內的富源。發達農業，就是唯一的出路。「重農」是抵抗「重商」的。重農主義是重商主義的反對者。

重農主義者根本反對國家財富的積聚是由於商業的學說。他們認爲流通中創造不出任何財產任何價值。財富與價值是由生產中創造出來的。將價值論建築在生產之上，是重農學派最大的貢獻。而所謂生產，生產價值的勞動，祇有農業。人類祇有從自然的懷抱中取得財富。農業是直接向自然取得財富的。由農業勞動所產生的商品，送到城市中，城市工人不過加以改製，而並不產生價值。所以農村養活城市工人，供給國家政府以開支。一切的負擔，歸根究底，都落在農業身上。農產品是所謂「淨生產品」。這自然是偏重了農業勞動。

這派的中心代表是魁耐氏。魁耐氏的「經濟圖表」詳細闡明生產與再生產的全部過程。說明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的關係。照他所說，生產品的運動，是取下列的過程：農業人民生產農產品，一部分供着自己，另一部分充作地租，第三部分轉入工業界，經過改製後，扣留一部分，供養工業界，將另一部分交還農村，第三部分交還地主。爲促進生產，重農派是主張廢止租稅的。

因爲重農學派將一切財富都歸根於自然，所以又稱自然派。然而他們雖着重自然，卻並沒有將價值當作自然所創造，而是反抗着重商主義的流通觀點，在生產中追求價值與剩餘價值。

重農主義，跟着小農經濟的破落而衰落。

這兩派學說，雖是存在於資本經濟的「前史」時期，雖是沒有對社會經濟結構及其變化給以全盤的答覆，可是對於商品的基礎——價值，放下了基礎。重商派將價值「放」在流通界內，重農派將牠「搬」到生產中去。重商主義提出關於交換，貨幣方面許多的理論；重農主義提出生產與再生產的學說。

所以，從史的意義上來說，牠們是科學經濟思想的先驅。

三 古典派

十八世紀中葉，英國生產發達，分工加細，手工場的制度極其發達。勞動製造商品，產生價值的事實，顯明的表露出來。亞當斯密就建立他一貫的勞動價值論。

斯密氏將社會當作一個分工的巨大經濟單位，並重工業勞動的生產性。勞動的生產品按照價值的相等而交換。在這一經濟中，人民收入分為三種，即工資，利潤與地租。勞動的生產品，就在這三種中間去分配。至於這三種收入，究竟應該以怎樣的比例分配，換言之，根據什麼去分配，斯密氏祇能用供求律來說明。

斯密氏對於資本，定義為供給利潤的財產。這把資本與利潤的關係確定下來。然而他對於利潤

真正的來源，說得非常曖昧根據平等交換的原則，資本家僱得的工人，付以「等值」（價值相等的）的代價，這代價就是等於牠所包含的勞動。而工人又用他的勞動為資本家做工。這裏被僱傭的勞動與被使用的勞動，似乎是一樣的東西。利潤究竟從何產生呢？斯密氏找不出這裏努力與勞動的區別，即努力本身的價值與使用努力中勞動所產生的價值間的區別。結果，他很牽強的說，在資本經濟中，商品的價值是大於牠所包容的勞動量的，資本家有這種擴張價值的特殊權利。這是斯密氏理論最大的缺點。

這種理論，是當時手工業經濟的反映。因為在手工業時代，努力本身的價值與勞動所能產生的價值，兩者相互間是沒有很大的差異。然而，因了同一的理由，這種理由是很不合乎資本經濟的實況，因為資本經濟是以榨取大量利潤為常態的，努力與勞動間必須是存在着極大的區別。

斯密氏理論的第二個重大缺點，就是他的「工資利潤地租」的收入論。因為他不能澈底的瞭解勞動價值的關係，將資本經濟的商品，常作是工資利潤地租的總和。商品價值不直接根據勞動價值，而根據各種收入。斯密氏的勞動價值論，終究溜入生產成本論中去了。

斯密氏的經濟學說雖有重大的缺點，卻是去掉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的偏見，建立起普遍的勞動價值論，作為經濟學的基礎。由勞動價值，而分析社會經濟的三部分，土地，資本與努力，將牠們社會階級的關係剖分明白。這使他對於資本經濟有全盤的與一貫系統的理解，發見資本經濟規律之所

在經濟思想的始祖，當然是屬於他的。

李嘉圖是古典派中的另一位學者。因為他是處在十九世紀機器工業的時代，所以他比斯密要進步。

他認為價值不是不變的東西，是隨着生產力的變化而變化的。機械改良對於價值所發生的時的變化，使他承認價值變動的事實。他因為處於生產力很高的機器工業時代，所以又能跳出斯密氏所受的範圍，認定利潤也是勞動所創造。

可是李氏對於價值的變動，看得很澈底。他以為價值雖變，而「相對價值」卻不變。意思就是說，兩件商品價值對比起來所得到的比例，是不變的。他在這裏假定，一切商品生產部門的生產力的進步，是永遠同等的事實。上遠不如如此。在機器開始存在的時代，各生產部門的生產力也許是大致沒有多大差別，然而資本經濟的發展，正好是形成各生產部門生產力不平均的發展。李氏不懂這個道理，將「變」的相對價值當作是例外。

然而李嘉圖在經濟思想上，還有更大的貢獻，這就是他的地租論。李氏從土質優劣，市場遠近的區別，看到農產品各別的价值不同這個別價值之差，就形成地租。經濟學上我們稱之為級差地租。至於條件最壞的土地，是沒有地租的。這是很不符合於事實的說法。事實上，無論什麼土地，祇要使用，就需要付地租。李氏因為不懂得資本組織高低的區別，既創立了相對價值不變的理論，又不知絕對地

租的存在。

李氏雖不理解絕對地租，可是卻以他的級差地租的理論，將地租論建築在勞動價值之上。合上他的利潤理論，他將工資，利潤與地租，完全從勞動價值原則上去理解。對資本經濟的理解，貫徹了勞動價值論，這是李嘉圖最大的貢獻。

四 庸俗經濟學

一八三〇年後，古典派因賽氏的庸俗經濟學說而開始沒落。當時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達，使勞資矛盾緊張。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就得辯正這一制度之合理，以壓制勞動者，企圖延長資本經濟。「與天地同休。」賽氏的學說就「因運而生」。賽氏理論中最重要的，就是推翻勞動價值論的真諦，而將利潤當作是資本與生產工具所創造的東西看待。利潤不是由勞動所產生，而是由資本與生產工具自發的產生。這種理論的唯一目的，是在說明利潤的合理性，非榨取性。

節省論是庸俗經濟學的又一種。照這派意思，利潤是由限制個人消費所節省下來的，資本的財富是節省而來的。這顯然是荒謬的說法。事實上愈是出賣勞力的苦人，生活愈苦，自然是愈節省，因為就是心裏要不節省也不行。可是這些頂節省的人，卻頂積聚不起資本。

馬爾薩斯索性更進一步來辯護現代社會所造成的貧困，不是經濟制度的關係，而由天然原因。

人口是依幾何級數繁殖，而生產是依算術級數擴大。生產永久是趕不上人口。消費品永遠滿足不了全人類的需求。而且在全部社會合經濟的收入中，即所謂國民收入中，地租、利潤、工資各有固定的部分。在一定的生產範圍，供作工資的基金是有定的。要增加工資基金，除非加緊生產，增加財富。否則不論勞動者多少，只能分得這筆工資基金。勞動者多了，每人工資就得少拿些；否則多拿些。這自然是杜撰的「根據」。勞動者自己為勞力再造價值，並不受什麼固定基金所限制。勞動者多了，創造的價值也多了，死定了的基金是不會有的。

經濟學說到了庸俗派，只一味的辯正了。

五 批評派

庸俗派的經濟思想，至今還遺留在「人間」，被許多「學者」所提倡。不過在經濟思想庸俗化的時候，同時，發生了批評現代經濟的思潮。

西塞蒙知很尖銳的批評現代經濟，認為財富增加，而幸福減少，富的愈富，窮的愈窮。西氏對於過去經濟學家都有嚴格的批評。市場論是西氏基本的貢獻。

西氏認為在資本經濟中，市場上的需求是根據消費者的購買力的。商品儘可隨意製造，可是在市場上出售的時候，卻要受購買力限制。市場是受購買力所規定的。生產繼續增加，而購買力有限，必

然造成生產超過購買力的生產過剩，引起經濟恐慌。由市場論推演到恐慌論，是西氏經濟思想中重要的部分。

西斯蒙第理論不徹底的地方，就是他還不能擺脫收入論的見解。他簡直將商品價格當作是地租，利潤，工資三種收入的總和，完全將固定資本忘記。

西斯蒙第批評資本經濟的劣點，認為他一定要滅亡。他主張回復過去小農業小手工業的經濟。這是開倒車的傾向。這是因為當時生產尚未充分發達，還不能弄清機器大生產本身所含蓄的改造經濟的成分。

後來，一切所謂空想社會主義的經濟思想，都是嚴厲批評資本經濟，揭露剩餘價值的榨取。他們不僅與庸俗派不同，而且與古典派也不同。他們是立在勞動者的方面的。至於資本論的經濟思想，是不僅包括「批評」而且分析出資本經濟發展的歷史路程。這已經在別的地方說過了，這裏不再重複。

六 消費主義的經濟學說

到資本經濟沒落的時代，社會上有許多寄生分子，包括金融大王，資本家，與食利者。這些人的唯一生活，就是消費。生產是離他們至少有十萬八千里之遠。從他們自己所處的地位出發，他們認為經

濟是根據消費的生產不過是經濟中次要的部分，是取得消費的一種手段而已。因此，所謂價值完全是消費者個人直接估價的結果。因為這些人只看見「討價還錢」並不懂得生產的關係。

奧地利亞學者賈巴衛克，就是消費主義經濟思想的倡導者。照他的見解，價值是由效用來決定。而這所謂效用，還不是普遍的效用，而是一件物品在滿足個人慾望時候，那最後一刹那的效用。譬如一個人在餓時，覺得飯的效用是無窮大，可是一碗碗喫下去後，覺得效用逐漸減少，到最後甚至於厭惡飯米。在未厭惡之前的一碗飯的效用，稱為邊際效用，就是價值的基礎。所以，所謂效用，還是這種個人直覺的效用。如果有多種東西，有同樣效用，譬如咖啡，可同是飲料，則效用是以替代品作為標準，如咖啡能替代多少可，或反之。

這種經濟學說很像神話。第一，要用這種邊際效用來決定價值，則商品的單位問題根本無從解決。用海碗喫飯，或小碗喫飯，或一杯喫飯，就可以得到不同的邊際效用，因有不同的價值。「法定」的碗是古今中外所沒有的。第二，直覺的效用評估，是沒標準的。「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究竟那一位「法定」人的直覺效用估計，可作為標準呢？用這種方法決定價值，則價值變為偶然的現象。

馬夏爾的經濟學說，不過是將庸俗派的供求論與消費主義的效用論，混合在一起。這種學說唯一的「造就」，就是比兩者各自獨立時更其「迷離」些。對於價值的決定，供求論是說不明，效用論

也不能說明，將兩種學說，不顧經濟實況而合併攙來，使這混合體離事實更遠。李權時的「經濟學原理」就是這種學說在我國落後經濟中的「特產」。他以慾望消費作為經濟的基礎，認為「消費是人生之目的，生產是人生之手段。就實際論，有時雖手段比目的還重要；但是就理論言，目的終比手段要緊的。」所以經濟學「原理」(理論)是消費主義，明白地拋棄「實際」坦白地表明遊閒者的立場。

社會問題概論

社會雖是一個統一體，卻不是什麼和諧體。牠包含多種的矛盾。這些矛盾表現於人們生活的不平等，及因此而引起的各種社會的病態。這是自從古代社會以來一向不斷地發生的。不過，在社會形式進到資本主義的時候，社會的構造變為極其複雜，而社會的矛盾特別明晰。潛伏着的社會病態倘要有系統的研究，作一貫的解決。因此就發生所謂社會問題的探討。自然，我們並不是說，社會問題祇存在於現代社會。社會經濟生活早就不平等，社會就一向有問題存在；不過，現代的社會問題最為複雜；而且目前有實際解決意義的，自然是這些現代的社會問題。所以，我們將問題祇限於這一方面。

一 民族問題

77

民族是比較現代的觀點。在中世紀及中世紀以前的社會中，祇有血統結合的氏族，或四分五裂的大小王國。要形成一個民族，需要有一定的條件。皮膚顏色相同的人們祇形成種族，而一個種族的

人民可以分成許多的民族。白族人是一個種族，可是牠們分爲英吉利、法蘭西等等民族。人種也不是民族。現代意大利民族是包括羅馬人、日耳曼人、希臘人、阿拉伯人等結合而成的。至於一個國家，更不能當作等於一個民族看待。我們中國就是由漢、滿、蒙、回、藏、苗、獠等等民族合成的。

民族首先應該是經濟上互相溝通的人民所形成的。雞犬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的人們，絕對形成不了一個民族。英吉利和北美洲，雖是同屬於盎格魯撒克遜種，卻因爲沒有經濟上的這種互相溝通的結合，就分成兩個民族。

然而偶然的，在經濟生活中不佔基本重要地位的溝通，並不就造成一種民族。民族必須是有歷史性的經常聯繫才能造成。古代波斯、亞述、拉撒王的國家，或麥開、蜜尼、亞歷山大王的大王國，是由歷史上相異的人種形成的。可是牠們祇是一種偶然的會合，不能形成一個民族。所以，民族是歷史的產品。民族既然是這樣經濟與歷史的產品，那牠一定有共通的言語；因爲在經濟上密切的連結，而經過長在一起的歷史，自然產生了共同的言語。所謂共同的語言，自然並不除去方言上相當的區別。沒有這種言語的相同，就不能造成一個民族。日本的本部與朝鮮，歐洲大戰前與奧國本部與捷克、俄國與波蘭，牠們都各自有各自的言語，根本就不成一個民族，而是兩個民族。

如果言語相同，而住居於不同的地域，那也不能算是屬於一個民族的。即使他們從前是屬於一個民族的，因爲地域的隔離，也已經分裂爲兩個民族了。挪威人和丹麥人，講的是同樣的言語；英吉利

人與愛爾蘭人講的是同樣的言語，可是住於不同的區域，形成不同的民族。英吉利人和北美洲人，從前居住於同一的英倫，形成單一的民族。後來，人們發見新大陸，英倫人民移住美洲，經過經濟上長期發展的歷史，另立一個民族了。猶太人本來是共同住在一個地域的，是一個民族。後來地域失去，雖保持着希伯來的言語，也不成其為一個民族。而且因為地理上的分隔，又反應到言語方面。英吉利語與北美洲語，終久漸次表示不同；而希伯來語，在猶太人中間，漸漸沒有人知道。

根據於這樣有經常經濟結合，共同言語，常住在同一地域，而經過長期歷史而形成的人民集團，自然形成共同的文化及其所發生的共通的心理與能力或所謂「性格」。因此，共同的「性格」與文化也是民族的又一特性。

有這樣的五個條件，纔形成一個民族。要有這五個特點，就不是細小的民族社會所能容，也不是四分五裂的大小王國侯領所能造成。這祇是近代資本經濟的產品。

在資本主義經濟初興的時候，因為封建制度的大小王國侯領的分割領土所造成的分裂現象，阻礙經濟的擴展，有資者就開始所謂民族統一的運動。當時統一民族的口號，就是「一個民族，一個政府，一個法律」。資本經濟因為市場的要求，需要將廣大地域所居住的人們，結合在一個國家範圍之內，由一個政府與一個法律所統治。他是反對封建的分割，反對他國的壓迫。譬如在一七八九年法國西革命的時候，革命戰爭一方面反對封建的制度，另一方面就是反對當時法國周圍民族的壓迫。

在當時革命軍軍隊旗幟上，寫着「海洋的自由，一切民族的同權。」這一方面是反對英國在海上霸權，另一方面是反對封建大王國的支配。意大利受奧地利王國的壓迫，而國內又分裂為許多諸侯國，也會經興起一番意大利民族統一的運動。

這種「民族同權」「民族統一」的運動，是歷史上進步的運動。然而牠是資本主義性的。牠是以資本階級的利益做出發點，將牠的利益當作爲全民族的利益。資本市場的統一，就是他的基礎。所以牠並不是根本消滅壓迫，而是以資本的壓迫替代封建的壓迫。從「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這一標語上就可以看到牠是企圖將不同的民族，強制的裝在一個國家之內。如果從前是大王國壓迫小王國，則在近代資本國家內，依然還有以大民族同化小民族的形式，壓制小民族。舊俄羅斯壓迫波蘭，烏克蘭等等就是實例。

這種國家主義的民族政策，再繼續下去，就造成很不進步，很反動的形勢。近代的資產者時常以民族利益相號召，以壓制勞動者，就是顯著的例子。而且這種國家主義，還利用之作爲對外的政策。俄羅斯爲要和支配巴爾幹的土耳其相爭競，就高唱斯拉夫主義，「一切斯拉夫人都是兄弟們」，而叫無冤無仇的農人們在戰場上去互相踏殺。德意志也會經稱奧地利，匈牙利及其他歐洲各國中國產的人們爲「兄弟」，企圖征服歐洲。門羅主義就是美國想支配美洲的主義。亞細亞人的亞細亞，就是叫中國，印度等地方都受日本支配。

這種民族的壓迫，到金融資本時候，更其嚴重，而採取宗主國壓迫殖民地的形式。在金融資本時候，經濟的範圍是超過了國家界線，擴張成國際的範圍。可是這並不造成各民族在經濟上及其他方面平等的發展，而是造成所謂經濟先進的國家支配經濟落後國家的形勢。

宗主國用屠殺、驅逐、殖民的方法，在經濟落後的國家中，取得牠所需要的市場與原料，並且榨取高度的利潤。牠以「西洋」文化進步的藉口，硬叫經濟落後的國家，以尊重「新文明」的名義，尊重金融資本的大國，直接受牠的支配。爲了要達到這一目的，牠連絡殖民地中的舊勢力，以維持牠的支配權。在嚴重的時候，牠不惜用武裝的力量轟炸殖民地，將血腥的高度利潤取回本國，拋出一些殘餘，撥給一部份高貴的勞動者，哄騙他們去贊助這種殘酷的掠奪。所以宗主國雖在殖民地擴張了牠金融的勢力，卻限制殖民地上經濟真正一往直前的發展。在這個時代，民族的壓迫，採取雙重的狀態。宗主國之內，大民族壓迫小民族，而宗主國又壓迫殖民地國家。經過殖民地國家的國內統治者，殖民地中的大民族，又壓迫牠的小民族。宗主國不是由一個民族所形成，殖民地也不見得都是由一個民族所形成。這民族解放的運動，就和從前民族統一運動根本不同了。殖民地解放運動的利益，宗主國與殖民地中所謂小民族獨立運動的利益，是相一致的；而牠們的利益，又是與勞動者反對資產者，工農反對地主資本家的利益一致的。舊統制的消滅，與民族壓迫的消滅，是一個運動的兩面。所以民族解放運動，是人類解放運動的一面。民族祇有在舊制度的毀滅中才得解決。

因此，現代民族解放運動的真諦，應該是去除一切形式的民族壓迫，讓各民族絕對自由的決定牠的獨立解放，以至於將一國分成幾個國家，也不應該反對。如果，民族間結合同盟，那必須是出於絕對的自願。在曾經壓迫過小民族的大民族方面，對於小民族的獨立解放行為，絕對不能採取一點限制的行動；任何的「泛民族」主義，不論在政治上，文化上，任何方面，都不能提倡；凡是帶有壓迫性質的措施，一點也不能採取。在被壓迫的民族方面，在獨立解放運動中，自然要儘可能的使整個經濟單位不要弄成四分五裂。

一一 勞動問題

可是，在資本經濟之下，不僅是沒有把民族的壓迫去除，反而加重，而且社會內部的矛盾，也並沒有掃除，反變成尖銳。一無所有（祇有勞動力）的勞動者受資產者所榨取與壓迫，替代了私有小生產工具的手工業業者之受領主們的壓迫。社會經濟生活的不平等比較從前還要厲害。勞動的運動就此發生。英國的憲章運動，國際工人聯合運動，法蘭西第二帝國時代的工人運動，巴黎公社，是資本主義上半期中幾個重要的勞工運動。

這裏，初步的運動，至少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關於工作制度問題，另一方面是關於工廠制度問題。

在工作制度方面，首先就是工資問題。根據經濟學上的分析，我們知道，這工資與利潤是成反比例的。勞動者爲要提高他們的生活，就得增加工資。企業家是不同意的。工資的鬭爭是勞資雙方爭執的焦點之一。工作時間是爭執的另一個焦點。資本主義的國家，在最初的時候，工作多是延長到十多小時，將近二十小時一天。飲食等事情往往不給與休息的間隙。後來，有些國家局部的實行了每天八小時的工作。這是由於勞動者爲「八小時勞動，八小時休息，八小時教育」而鬭爭所得的結果。可是這並不普遍。現在世界上，祇有一個俄國實行七小時工作制，其中重難危險的工作，還減至六小時，以至四小時。近來美國因爲經濟不景氣，生產過剩，許多企業不得不停閉，而開工的企業就實行所謂每星期不超過四十八小時的工作制；而羅斯福現在且高唱每週四十四小時工作制。不過，這並不是爲勞工的利益而減工，因爲工資是照鐘點計算的，即使每點鐘的工資不減少，而勞工們每週的收入已大大減少了；況且每點鐘的工資是減少了，貨幣又跌價了，因此，使實際工資更爲減少。

休息時間又是勞工問題中的另一個重要問題。通常，星期日或紀念日能夠放假，已經是優越的條件了。勞動者整年的工作，很少有比較長期休息的機會。

其實，在現在這樣高度的生產力之下，勞動者每天工作七小時，是很足以推進整個社會經濟的。了。工作之外，他們應當除獲得延緩生命的最低限度休息外，有充分休息、遊戲、娛樂、教育、發展文化，享受一切現代文明的創造品之機會。這裏，就需要充分的空閒時間，又需要高類的工資。勞動者是社會

上最勞苦的人們，他們應當取得社會中最高的報酬。

然而，資本經濟的發展，不以他們的利益為基礎。資本式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並不減少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卻將許多勞動者拋出企業之外，形成失業。資本經濟的景氣與恐慌的輪迴，使失業成為常態。失業者並不是他們自己不願意作工，而是社會上排斥他們的勞動。不工作不得工資，失業者就活該餓死。經過勞動者長期的苦鬥，有些國家內，成立了所謂失業津貼，或施行一些慈善事業性的救濟。不過，這是很不普遍的。而且受嚴格條件所限制。因此，貧困就成為社會普遍的現象。乞丐，娼妓，流氓，盜匪，就愈趨愈多。人們咒詛乞丐，驅子，娼妓，流氓，盜匪，罵他們殘酷與懶惰，加以種種的刑罰。然而人們不知道，這就是現代社會本身所製造出來的成績。長期的失業迫得他們去過游蕩的生活，因此就不得不做這些勾當。而這種不經常的生活自然要產生種種「不良」的心理與意識。如果不根本改造社會，這些現象是要永遠存在的。

在工廠制度方面，也一樣的發生利害矛盾的問題。工廠的一切衛生設備：空氣，溫度，光線，溼氣，清潔，對於勞動者工作中的健康，發生很大的影響。近代工廠中很少能夠在這方面設備周到的。

此外，工作中還會發生種種的危險，和機器碾傷身體等等。近代國家內，有些地方，對於這種危險，舉辦有些所謂勞動保險。

童工女工的問題，是勞動問題中的又一問題。因為機器的發展，使工作輕巧，幼弱的婦女兒童都

可作工。又因為她們的體弱可憐，而被廣泛的採用。婦女在生育上應有的休養，兒童在十八歲以下應有的教育與生理的發育，都被阻止。

這許多勞動問題，在近代社會中，往往以各種法律或社會的習慣施行種種的所謂社會政策，將勞動條件稍稍改良一下。然而，在資本家以謀取利潤為目的的社會中，決不能根本改善勞動生活的。祇要消滅這一制度，另立一個新制度，那勞動者纔得真正的解決，纔能取得確實的利益。

三 農民問題

在世界上統治着資本的時代，中世紀的土地關係，卻並沒有消除淨盡。在任何國家，土地占有的形式，還是存在。農民在經濟生活中就成爲很重要的分子。因為他們是既受資本的壓迫，又受土地主人的壓迫，他們的出路就是社會中很重要的問題。尤其是在農民在社會中占很大數量，小農業在經濟中占很重要地位的國家中，農民問題的解決，是社會改造中重要的一環。譬如，在殖民地解放運動中，在經濟落後國家的社會改造運動中，取得農民中基本部份的同盟，運用各種策略以取得農民的擁護，是整個運動決生死的關鍵。農民站在那一方面，那一方面就勝利。

可是要解決農民問題，首先需要解決土地問題。人們必須使土地能夠給農民自由的使用，而且給每個農民有平均自由進行小農業並且取得充分資金的可能纔行。

在土地關係變更了之後，進一步就需要改造農業經濟的形式。在最初，小農經濟固然會延續相當的時期，然而，逐漸的，必須使小農經濟結合起來，形成集合的大農莊。而且我們還得設法建立新的大農莊。這裏自然需要準備很大的技術基礎。因為澈底的機器化，纔是根本改造農業的最後辦法。在這樣的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使農民取得更高的收益的條件下，纔是解決農民問題的正確的方針。改變土地關係，使農民在舊有的小經營下，取得較多的進益，而大農莊化（集合的或國營的），使農民有無窮發展的前途，以改造他們的生活，提高他們的文化，增進他們的享樂，因為生產率的提高，使他們有這種的時間與經濟上的必要條件。

四 婦女問題

婦女因為受幾千百年歷史性的各種壓迫，使她們在一切方面都處於很惡劣的地位。在資本經濟初興的時候，早就提出了婦女問題。盧梭的男女自由平等，是解放婦女的第一聲。法蘭西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也對於婦女問題，有很大的作用。一七八九年八月五日，巴黎婦女圍「進軍」到凡爾賽，就是揭破了當時男女不平等的事實。就在這時候，婦女參政問題，作事實上的提出。後來英國婦女問題專家伏爾斯頓克拉夫，提倡男女婚姻平等的主張，作為解放婦女的一條道路。

然而，自從資本經濟發展以來，婦女並不過到較優的生活，而是過着更惡劣的生活，工廠中的婦

女勞動，使勞動者家庭破碎，婦女除依舊不能放棄家務瑣事的負擔外，還做了勞動的奴隸。如果從前婦女不是等於玩物，便是等於家婢，到現在又加一層勞動的奴隸了。

爲了解放婦女，就發生種種的運動，總括起來，可以分爲下列三種。

第一是所謂宗教的婦女運動，如教堂，寺院，青年會等等。這種運動是利用富貴婦女的所謂慈善心，取得一些經濟上，文化上平等的可能，對窮苦的婦女稍爲加以一些施捨。這種運動不僅不足以普遍的解決婦女的困難，而且是迷惑婦女，使她們完全失去爲自己利益而奮鬥的決心。牠在她們眼前，造成一種可怕的幻想，證明富貴婦人是樂善好施的救主，幸福祇有在今世忍辱茹苦之後到來，世或天堂上纔可得到。牠將「富貴者」剝削「貧困者」的事實掩去，將從貧苦的她們身上括去的血汗，由富貴的她們窮奢極侈的享樂之餘所吐下來的一點唾沫，同「施」給貧苦的她們，這叫她們去感激，去贊頌。

提倡女權運動是婦女運動的另一種形式。在這方面，人們主張教育平等，職業開放，女子參政，婦女經濟生活獨立。抽象的從運動的表面看去，是很合理的。不過直到現在，在資本統治的國家中，由於這類運動的結果，婦女所得到的權利，是微乎其微。

愛倫凱就反過來索性提倡母權主義，她說：「對於國民最要緊的，不是婦女，乃是母親。」婦女向來是一架生育兒童的機器，經過愛倫凱這一主張，就將生育機器的命運，千古注定。但是養育兒童，是

社會延緩問題，不是個人的嗣續問題。這「母親」的責任，就不該是個別婦女的責任，而應該是整個社會的責任。如果做照愛倫的邏輯，則「對於國民最要緊的，不是男子，乃是父親」，這父親就得解作「賺錢維持一家」的男子。家庭就變成「錢幣機」與「嬰兒機」的結合了。這不是解放婦女，而是沒落婦女，使婦女永世沉沒於家庭。

其實，資本社會所自豪的一夫一妻，祇不過是半斤對八兩，商品等價的買賣的反映而已。然而，商品交換的中間——貨幣，是可以交換到一切的商品，則婚姻關係的中心所謂「愛」與「肉」，也就隨「市價」而買賣，姘夫姘婦，就陪襯着一夫一妻的現象而盛行，合成現代的一個男女關係。婚姻自由與離婚自由，在這種條件之下，降牠的有利方面外，就格外增進婦女的痛苦。

要真正解放婦女，首先得從數千年羈壓的「家婢」生活中解放出來。這不是像資本社會中婦女勞動之破壞家庭的作用那樣，可是也不是使婦女回到什麼溫和的家庭生活而是使她們脫離洗衣、燒飯、哺小孩等最容易消智力體力的生活。公共飯廳、洗衣所、育兒所，是解放婦女的前提。祇有這樣，她們纔能在時間上與空間上，有參加社會建設，提高本身文化的可能。同時，她們必須獲得經濟的條件，使她們能夠獨立實現這一可能。譬如結婚離婚的自由，祇會使婦女痛苦，如果她沒有取得經濟上的可能以維持她及其嬰孩的生活。參政、教育等等，更其用不着說了。爲要實現男女真正的平等，補救婦女由歷史所造成的弱點起見，社會上還得與她們以種種優越的條件。這種優越的條件，不論在

形式上與實質上，都要超出「電車讓坐」的千百萬倍以上。

五 教育問題

資本社會，也曾經要求過所謂公民的教育。機器生產的發展，需要各種有科學智識的專門家，又需要有初淺常識的勞動。不懂起碼的算術是不能在機器旁邊工作的；不識字的人是不會循着技術指示以進行工作的。「釐算寫」與專門技術，以及一切的學術，都變成資本利益的必須品，成爲買賣的商品。

在現代社會上，科學雖是發達，卻完全是商品；識字的人雖比從前增加，教育卻祇是個人主義的。資本的利益需要各種科學，而教育卻要金錢買得的，因爲知識可以出賣。知識並不是爲着提高人類的文化，而是助長資本的利益。因此教育就完全爲了達到個人利益的目的。拜金主義的學術，個人主義的意識，是現代文化教育的真相。

在另一方面，教育變成一種裝飾品。富貴的閒人，需要博士碩士的銜頭去提高他的聲價；而博士碩士的取得，又是人們在社會上進身之階。到資本進展到金融資本時代，社會經濟一般的是不在發展。技術與學術同遭停頓。智識者就表現人浮於事；真正的學術，反變爲社會統治的「阻礙」。如果在中世紀時代，自然科學遭受宗教的壓迫，科學家受帝王的殺戮；則現代的科學，就受金錢魔力的壓制。

教育與學術，愈成其爲虛偽空洞的裝潢品。美國大學的博士論文，就可用「洗盆法」來充數。

要澈底解決教育與學術問題，那就祇有實行真正的普及教育及自由發展學術的制度。現在學校的門牆是大開着，卻有什九的人走不進去。學術雖然有人提倡，卻沒有實現的可能。學校爲改良教育而增加學費，限制招生，使兒童與青年更缺少求學的機會；最高學府爲提倡學術而取消社會科學，使人們對於社會情形更變成瞎子。

普及教育與提倡學術如果真要實行，那就先應確立經濟的條件。一切研究學術的人材物材等設備，必須「不惜工本」的置備得應有盡有。學理的研究須不受任何的干涉。學校不僅應當設備周全，而且決沒有徵收學費的辦法。教育兒童，教育青年，並不是一個家庭的負擔，而是爲社會造成有用的職員，應該由整個社會負擔。免費教育以及津貼受教育者個人及其家庭的費用，纔能使教育真正的普及，因爲祇有這樣，則人人可以進學校，學校可以完全依照各人的材幹，收納學生，給以適當的訓練。同時，公民最低限度的教育也可以強迫的普遍施行。因爲這樣受教育對於個人及家庭已經不是任何形式的累贅了。

有了這一條件，則教育與學術就可以走上與社會有益的途上。爲去除此方面一切的空虛與無用，他必須以社會性與生產性爲原則。教育的內容應該是以消滅社會上惡勢力惡系統，建立新生活爲題材。迷信，錯誤的思想，惡劣的風俗習慣，應當是教育攻擊的對象。新技能，新學術，新社會生活的建

設，家庭的改造，應當是訓練青年的目標。所以學校不僅不應隔離社會，卻要深入社會之中；學校並不要抽象的清高，而應當與實際經濟生活連結。工程學校應與工廠一體；政治學校應與機關相連。上海的吳淞、江灣，真如，決不是設立學校的地方，然而這並不是叫學校與「大世界」混合，叫學生沉迷於腐化，而是要他們確切瞭解實際生活，向之作不妥協的鬥爭與改造。用句譬喻的話來說，在上海大世界對門設立一個學校，務必使「大世界」化爲「健身房」才行。

因此，教育決不是校門以內的事情。一切博物館、陳列所、娛樂場、體育場、戲院、圖書館、閱報所、壁角牆上、書報、雜誌、故事、休息處、一切地方，一切東西都得充滿着教育的資料。不僅「學校重地，閒人莫入」的虎頭牌是罪惡，而且「非家長證明，不得出校」也是罪惡。教育的系統，要變成整個社會上的系統。通盤的計劃，佈戰陣般的配置各種上述機關，是必不可少的。這樣偉大的教育文化建設，談何容易，做卻不難。這既要根據任何國家的現有基礎都可以逐步做去，以至於成功的。這裏祇要「一個」由經濟構造變革所造成的財政構造上的變更的「單純」條件，就足夠了。

社會問題，種類本是很多，基本的可以說就是這五個。根據上述的研究，很清楚的見到，這些問題目前在世界各國都需要解決。一切已有的局部改良方案並不能解決問題。社會構造上的變更纔是治本的方法。而這治本的方法究竟要以什麼治標的方法做前提，這是下一講所應得講的問題。

政治常識

我們在研究各種社會現象的時候，時常提起政治問題。研究各種社會現象，有各別的社會科學。而這政治現象也是社會現象的一種，自然也該有一種專門的科學去單獨研究它。

政治通常多是當作治理國家，治理社會，或治理人的東西。這是不合事實的說法。國家這一東西，根本就不不是有人類社會存在以來就存在的。而這所謂治理社會或人，則並不一定需要「政治」的方法。人是隨時隨地被各種經濟，習俗，道德，「民事」性的社會規律所「治理」的；整個人類或整個社會，也並不是必需用政治的方式來治理的。「治理」工廠，「治理」社團，就由各種技術，經濟等規則去實行的。在原始社會的時候，社會的治理就是直接的經濟行為，根本無所謂政治。政治既是人類社會史上，從某一階段纔開始存在的現象。

在社會上發生了經濟不平等現象之後，社會上人們纔互相對立。因為有這種對立，纔發生互相抵觸。基礎於這種經濟現象而集中地表現這種經濟現象的形式，就是政治。如果社會經濟沒有不平

等的現象，則經濟的管理，直接就是社會的管理，就根本不需要這種表現經濟而有別的經濟的形式。人們既然在經濟上處於不平等的地位，一部分人想以他們的利益，強制的作為全社會人的利益，政治的系統纔由此產生。政黨，國家，政府，戰爭，都是政治的現象。人類社會雖是繼續長存，而國家卻是有歷史上的起點，並且將有歷史上的終點。

有人將一切政權，政府，政黨，政治鬭爭，都歸納在國家之內，這是機械主義的概括方法，將牠們的區別混雜，關係含混。這種說素的最錯誤的地方就是以國家為基礎，將政權，政府，政黨，政鬭，當作是由國家循序產生出來的東西。這似乎是在說，先有國家，後有政權，再後有政府等等。其實這是武斷難與至謹先證後的辦法。

一 階級問題

關於各種政治現象，其重要的地方不是先後問題，而是基礎問題。

政治既是經濟的一種表現形式，牠當然是以經濟為基礎。然而單由這一關係來說明政治，是不夠的。政治在直接根據經濟的條件下，自有牠一貫的規律。貫透這規律的，一定有確定的根莖。階級就是這種根據，就是一切政治現象所通有的根據。

人們在經濟生活中，既然發生不平等的現象，則社會就分為幾種「人的集團。」我們已經知道，

人類社會的特點是生產。就在這生產過程中，人們對於生產工具與條件所發生的不同關係，造成人們經濟地位的不平等。這就形成不同的階級。占有機器、工廠的人屬於資本階級；沒有任何生產工具而替人操勞的人，就屬於勞動階級。

職業不同，收入多少，身分高低，地位上下，男女性別，年齡長幼，一切這類的區別，都不是階級的基礎。階級的基礎是在生產。

有人否認階級的存在。其實這是沒有意義的。世界上的事情不是否認可以瞭解的。「否認」不是「研究」的態度。近來有人主張不作階級鬭爭。可是就根據這一點，反可以證明階級的存在，否則何來「主張」與「不主張」呢？

事實正好相反，社會的階級，即人們對於生產工具所有的關係之不同，任你叫牠什麼名詞，終久是存在的。

階級既是存在，這就是等於說，牠們的矛盾是存在的。所以在階級存在的最初一天，就存在了階級鬭爭。在這種鬭爭還是自發的時候，階級就稱為「自在的階級」。等到階級有了覺悟，鬭爭是覺悟的行動的時候，階級就成為自為的階級。在法蘭西發革的時候，第三等級反對貴族及地主，而在第三等級內，已經有勞動階級的存在；不過他們並不能夠為自己而奮鬥，而是盲目的跟人奔走，所以是「自在的階級」。勞動者們搗毀機器的行為，也是表明階級尚帶「自在」的性質。

階級鬥爭的種類雖多，總括起來，可以劃分為三種：即思想鬥爭、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社會上一部分人們不滿意於社會不平等的現象，起而作理論上的爭論，這就是思想鬥爭；如各種思潮的衝突，就是例子。人們又因為不滿意於自己的經濟生活，而作改良物質待遇等等的鬥爭，就是經濟鬥爭。如果鬥爭是關係政權的，那就是政治鬥爭。不過一切思想、經濟、政治鬥爭，如果牠不是社會性的，那一定是階級鬥爭的表現。社會主義思想與資本主義思想的衝突，是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增加工資或關閉工廠的行為，也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勞動者奪取政權，或資本家壓制這種奪取，更是階級鬥爭。因為階級是社會上不能兩立的集團，所以一切形式的爭鬥，不是企圖維持社會現政權，便是消滅現政權，結果牠們都是政治性的鬥爭。

社會上雖然不僅有兩個階級，可是基本的總祇有兩個階級。其餘的階級祇能算是中間的或過渡的階層。在兩個基本階級鬥爭的時候，所謂中間或過渡階級終久是依附於一方面的。甚至於所謂中立，在客觀上也是帶有向甲方怠工，對乙方示好的意義。真正中立是沒有的。

在階級衝突直接採取政治形式的時候，問題就關係到社會形式的存亡。在現代社會中，這政治衝突所取的形式是很多很多。國會的鬥爭是政治鬥爭的一種形式。在一個階級還沒有能夠或不願意推翻現有政權以前，議會鬥爭是重要的工具。但是經過議會，決不能建立新的政權的。如果政治鬥爭的直接目的是在奪取政權，那就叫「革命」。革命就不是單純的行動。要對存在的政權革命，則

已握政權者必然要起而抵抗，必然要以軍警力益起而彈壓剿伐。因此在全國取得政權者方面，也就得使用武力作為對抗。這就形成所謂武裝鬭爭。

不管這類思想鬭爭，經濟鬭爭，政治鬭爭——議會鬭爭，政權鬭爭，武裝鬭爭，究竟是社會之幸或是不幸，他們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階級合作的主張往往是較弱的階級的手段，用以削弱對方的努力，以便實施對於對方的壓迫。所以有人覺得階級合作是一個階級向另一階級進行鬭爭的方法，這話是很確切的。兩個冤家狹路相逢，其中一個見另一個來勢洶洶，自己抵禦不住，就叫聲停住，不要蹄打，這並不是他真的不要打死冤家，而是叫人不要打死他，以便他去打死人家。

一一 政 黨

階級鬭爭既是這樣複雜的問題，則鬭爭的進行，當然不是一回單純的事。階級雖然是經濟條件類同的人們，可是他們中間未始沒有差別。同是工廠裏作工的人，因為有的是來自農村，有的是出身商賈，有的是自幼做工，則對於階級意識，生活，能力等等都有不同。合這許多人而舉行奮鬥，就需要領袖。政黨就是階級中最覺悟最勇敢的分子的集團。牠不僅能代表一個階級，而且是領導一個階級。政黨是階級的司令部。

不過這並不是說，一個政黨內祇有牠所代表的階級分子。資產階級政黨的黨員不一定是資

本家。尤其是因為政黨是階級的覺悟的代表，牠的成員往往有許多所謂知識分子。有知識的人知道階級利害的所在，維持本階級利益的手段，以及實行鬭爭的方法等等。所以根據黨員的成分來斷定政黨的性質是很不妥當的事。不過一個甲階級的政黨，決不會多由乙階級分子所組成的。這裏祇要注意一個問題，就是政黨的真正成員，以及由政黨所僱用的一種專門助手。有許多政黨往往需要所謂「打手」，如希脫勒的武裝隊伍。上層的階級自己總是不肯輕易犧牲生命，而「打手」卻是必要的東西。這種「打手」，自然只好由貧窮者充當。這些人自然也算希脫勒黨員，其人數也許很多。但是我們決不能由此斷定希脫勒的階級性。

除這些「助手」以外的政黨，是階級的領導。要真正能夠代表一個階級實行領導鬭爭，就需要一貫的意識與行動。所以政黨一定有主義作為信仰，有政綱作為行動的指標，有戰術以佈置敵我的力量，有政策指明對於各種問題解決的方案，運用策略以實際行動，提出口號作為號召。這些主義，綱領，戰術，政策，策略，口號，是有一貫的系統，不是杜撰的。單就口號來說，牠必須是階級要求的最「簡潔老到」的表現。譬如從前俄國在一九一七年所提出的「土地，麵包，和平」的口號，的確可以說是口號的標本。這六個字將農人，工人，兵士及一般厭職的人們的要求，說得淋漓盡致，字字打入人們的心坎裏去。確定口號尚且這樣煩雜，何況其他問題。

而政黨的實質，牠的階級性，卻就是表現在這些主義，綱領，戰術……以至於口號上面。對政黨的

判斷，也祇有以牠們作爲根據。

但是在這裏，人們可以發出一個疑問。我們不是時常看見一個階級有兩個政黨來代表嗎？如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英國的保守黨與自由黨，德國的國權黨，中央黨，人民黨，日本的政友會，民政黨等等。問題是這樣的，一個階級多是不很純粹，而且是很不一致的。在近代社會中，資本階級內部是包含着幾個集團。牠們對敵對階級雖是一致，而自身卻很有衝突。幾個政黨代表一個階級，是表明牠們代表一個階級內幾個集團。祇有統一的階級纔由一個政黨來代表。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說，政黨雖是一個覺悟勇敢分子的緊密集團，而政黨黨員的能力經驗，卻並不相同。政黨爲要真能領導階級的奮鬥，自然需要嚴密的組織與紀律，在這組織上，因爲各個黨員的能力經驗關係，就有領袖與通常黨員的區別。這一區別，既不是階級的區別，又不是經濟，社會，等等的區別，而完全是認識與能力的區別。如果階級的利益是由政黨來代表，則政黨的認識與能力，就密集的體現在領袖身上。如果政黨脫離階級，就不能發揮其力量，則領袖沒有通常成員，就得不到認識經驗，更不能有所舉動。

幾個階級的人們聯合在一起，就不能算是一個政黨，祇能算是一種聯合。聯合祇是暫時的過渡性的，終久要破裂的。

III 國家 (State)

有許多學者，認為國家是超乎階級，協調階級的體系。其中有人以為「國家是神所創造的，神爲了支配國家，就派遣『天子』來代理；」或者說，「上天派教主來治理人類的精神，派國王來管理人們的肉體。」這都是企圖將國家說成神物。「朕即國家」是企圖將國家說成是帝皇的事業。民權國家，是說國家是人民共有的。這些國家學說，雖將國家歸諸各種不同的「神」，「王」，「全民」，而其將國家當作超乎階級，是共同的主張。這種見解是不會真確的。社會既有階級，階級既相對立，則國家的性質，政權的支配，決不會是「合股共有」的公司。國家必然是階級統制階級的系統。

講到這裏，我們必須要說明，在中文上，國家兩字往往不是代表 state，而是指 country (國土)，nation (民族) 或 people (人民)。譬如「我國地大物博」是指 country，「四萬萬人之我國」是指 nation (民族) 或 people (人民)。譬如「我國地大物博」是指 country，「四萬萬人之我國」是指 nation (民族) 或 people (人民)。譬如「我國地大物博」是指 country，「四萬萬人之我國」是指 nation (民族) 或 people (人民)。

階級之所以要統制階級，是因爲一階級企圖以自己的利益，當作全體的利益。赤裸裸的這樣實行經濟的統制，會惹起人們的反抗，尤其是在統制者占少數的時候。這裏就必要有「爲國爲民」的罩子來遮住直接的經濟支配。所以國家雖是嚴格的，直接的以經濟爲基礎，牠卻是「以公權力（軍

隊、警察、監獄、各種政策等）去實行經濟剝削」的「階級支配階級」的社會上層建築，是有別於經濟的「非經濟系統。」因為階級不是永久存在，所以國家有起源也有終結；因為支配階級不是永久屬於一個，所以國家的性質常會變更。

在原始的社會裏，根本無所謂國家。有的祇是人們的經濟生活集團。這時候沒有什麼階級。到古代社會裏，貴族占有了一切：生產工具，生產條件，以及奴隸。這種的國家，是統制奴隸的國家。當時，這國家的統制，多半是假「上天」，「神明」的名義的。中世紀是領主統制農民的封建國家。天子受命於天，治理天下，是君主的國家。到了近代，國家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人來管理，是資本統制勞動的國家，或所謂民權的國家。然而牠的形式，卻變為多種了。

英、日、意等國至今還保留着皇帝；而有些國家已經採用「委員」制。不過這並不變更國家的真諦。祇要牠是以代議與憲法統治的國家，可以歸納為民權制。

在表面上，立憲的國家由人民選舉議員，規定國家律法，委託政府執行，另有獨立的司法實行仲裁。所謂三權分立制，就是這種民權制。實際上卻大大不然。

歐美各國的選舉多半有財產上的限制，而且曾經有性別上的限制。這首先便使無產者失去國家中的地位。即使選舉不受限制，則無產的貧苦的人民，經濟困難，時間忙迫，智識低微，想在選舉中大腹便便有財有勢的資本家競爭以取得勝利，直是神話。這選舉出來的代議士組成國會，卻祇有討

論，批准等權力。實際掌握所謂治理權的是政府。這政府由國會中多數派來組織，則國會中其他派系的代表祇有「啞舌」之權而已。政府雖必須向國會作報告，將行動取得國會批准，可是如果意見不合，則政府可以解散國會，將國會反對政府的權力消滅無蹤。法庭因為也是政府的系統，則所謂獨立，必須加上「監」的。所以「代議」雖是「民權」，卻是資本統治勞動的一種手段。

近來歐洲通行一種所謂法西國家。牠是以職業團體作為選舉的基礎。政府是指定的。職業團體中勞動是平等代表的。千百萬的工人與千百個資本家獲得同量的代表權。如果在單純代議制中，各階級在競選中，還可以舉出自己的代表，則法西選舉中，先將勞動者選舉權加以事實上的消滅。而且這選舉結果，可以由法西總機關任意修改。所以假定代議制是資本在事實上的獨裁，則法西制是資本的絕對獨裁。

還有一種所謂工人獨裁制。照主張及實行這一制度的人來說，因為工人占社會中很大的數量，而且有農人參加選舉，所以這種統治，是一國內大多數人的統治。既是大多數人的統治，那就無所謂階級壓迫階級。國家既是屬於大多數人，則大多數人要實行自己經濟文化等等要求，就可以赤裸裸的實行，用不着任何借託的形式。牠自然可以赤裸裸宣示專政；可是嚴格的說來，牠已經不是十足國家的性質。牠既不壓迫階級，當然不預備將階級永久保存下去，因此，必然的發生消滅階級的作用。這樣這種階級專政的國家，就循着無階級的方向行去。國家就帶着非國家的成份。自然這種國家是有

階級性的；而且要消滅階級就得實行階級鬥爭；況且，如果這種專政與國家還沒有普及到全球，則牠對於他種國家，依然是處於階級對立的地位。不過這都不足以否定牠的兼有國家與非國家的特性，階級存在與階級消滅的兩重意義。矛盾要以矛盾來消滅，這本是萬有公律。國家就得以國家的形式去消滅，階級矛盾也得以階級矛盾去消滅。

如果我們要判斷國家的性質，就在這種階級的意義上去着眼。國家的政策的基本方針是為那一階級，則國家就是牠的國家。這當然不是說，某階級的國家，單純的祇謀某階級的利益，而不給其他階級任何利益。為要維持整個社會的存在起見，其他階級的利益，也得注意及之。而為要維持統制起見，必然的需要給其他階級以相當利益。所以單以局部的政策來判斷國家的性質是不很妥當的。全部的，基本的政策纔是判斷的標準。

四 政府

執行國家統制的機關就叫做政府。如果國家是一種階級的體系，則政府也得是階級的機關。國家與政府是不可分離的東西。

在古代與中世紀的時代，政府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所以稱之為專制政府。到近代，政府是根據憲法所規定的順序來產生，就叫做立憲政府。我們在研究國家問題的時候曾經說過，立憲的政府是

由一定順序的選舉手續等等產生的，因為牠經過幾層轉折，雖然最初是以人民選舉做基礎，事實上卻已隔離得人民權利所能及的範圍很遠很遠。如果專制政府一切可以獨斷獨行，則立憲政府，也不難獨斷獨行。

還有一種臨時的政府，也是近代所常見的政府。這種政府多半是過渡性的。大致牠的成立是由於所謂革命的結果。這種政府由革命黨人自己推定，臨時執行統制。因為這種時候，總是國家很混亂的非常時期，所以牠的權力是很大的。

法西政府是個人獨裁的政府。譬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不僅事實上可以獨裁意大利，而且在形式上他也是身兼法西黨魁、首相、內務大臣、國防局長的職司。

工人專政的政府，另有一種特點。牠除處理尋常所謂政治事務外，還管理經濟事業，牠不僅將政治行為直接根據於經濟，而且將兩者都歸入管理之內。牠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立法與行政的聯合。三權分立制在表面上是為互相牽制而設，事實上是各行其是，結果，則立法機關毫無實際權力，政府律令沒有立法意義。這立法行政聯合制，根本去除此一缺點。自然這兩點是單就政府系統來說的。至於牠的本質，已經在國家一節內說過了，不再重複。

根據上述情形，我們可以見到，判斷政府的性質決不能根據政府人員的社會成份，而需要考察牠所執行的政策。政府人員往往有一些專家，或政黨成員，譬如英國曾經有過工黨政府，德國有過社

會民主黨政府，可是牠們都是執行資本財團的政策，並不失其為資本性的政府。

五 戰 爭

戰爭是一種很重要的政治現象，因為牠是國家政策的延續。我們這裏所說的，不是戰爭的軍事技術方面，因為牠是軍事學的對象。我們所說的是戰爭的性質與意義。

如果國家是階級統制階級的東西這句話是不錯的話，則牠決不能永久和平的渡過去。國內被統制的階級，會時時起而反抗。國家之有軍隊警察就是為此。同時，一國與一國間也會發生衝突，所以軍隊又有所謂「國防」的意義。

戰爭大概可以分為兩種，即國內戰爭與國際戰爭。牠們的真諦，卻不在國內與國外的分別。

本來在太古的時代，人們為了奪取生活資源的所在地，已經發生了互相廝殺的舉動。這種戰爭的意義是和直接獵取食物的爭鬪，毫無二致的。

在古代社會的時候，大奴隸王國為要增進奴隸榨取的領域，互相戰鬪，強國吞併弱國。此外因為奴隸反抗主人，又舉行了無數次的國內戰爭。中世紀的戰爭亦是同樣的意義，不過牠是領主奪取剝削農人的土地，或領主與農人間的惡鬪。

到了近代，戰爭的內容比較複雜。資本的國家為了奪取市場，原料，投資地，尤其是在金融資本時

代中，猛烈的進行戰爭，以擴大資本式的榨取。這和從前擴大榨取的戰爭有同等的作用。而勞動者反抗資本也造成國內戰爭，如一八七一年的巴黎戰爭，一九一七年的俄國戰爭，一九一八年後與德國的內戰都是例子。

然而這時候，另有一種戰爭，所謂民族戰爭。大民族征服小民族的戰爭，固然不是進步的現象；而民族統一的戰爭，卻是使經濟由零碎而變成整個。可是小民族或被統制民族之脫離大民族或宗主民族的獨立戰爭，又是進步性的。時代不同，意義就不同。

在這種戰爭中，初看來似乎祇關係民族。仔細追究起來，則民族統一的戰爭，是為消滅封建的分割，實行普及資本的剝削；而獨立戰爭，是脫離他國或他民族的資本剝削，結果或者是由自己來實行資本的剝削，或根本消滅剝削。這裏，不是資本家對付封建領主，便是資本家對付資本家，要不然就是資本與勞動的戰爭。說來說去，還是說到階級上面去了。

總觀上述的研究，我們知道，政治現象不是天長地久地存在的系統，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牠是在社會有階級的時候存在，所以牠的基本規律就在乎階級的矛盾。階級矛盾究竟是「好」現象還是「壞」現象，是人們所喜歡或不喜歡，這都不足以否定事實的存在。如果矛盾要矛盾去消滅，則這一規律的瞭解，就是這一規律運用的前提。視而不見叫做盲，聽而不聞叫做聵。學術研究，則在不盲不聵。

國際政治經濟之研究

一 國際政治經濟——一種科學

我們已經說過，凡是一種現象，需要系統地研究的，都可以成爲一門獨立的科學。「國際政治經濟」是否可以成爲科學，曾經是一個問題。經過學術界長期的討論，作者認爲牠是應該成爲一門科學的。

在現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到最高階段的金融資本主義時候，資本雖是採取獨占的形式，可是牠的經濟關係，已經超過了國家的範圍，而發生國際的關係。這些國際間的經濟關係，已經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經常的現象。各國相互間不僅有進出口貿易的關係，而且有放投資本的關係。一國經濟對於另一國經濟，往往是相依爲命，不可分離的。這一切關係都採取各種有定的形式，而且都有一定的規律。牠們或者是經濟的結合，或者是宗主與隸屬的關係，或者是相互的衝突。這裏的各種政策手

段都反映着複雜的關係。如果我們不理解國際經濟的基本規律，那就無從解決。譬如，如果我們不知道英法德間的矛盾等，我們就沒有方法明白倫敦會議的意義。

根據這些經濟關係，就形成各種國際政治關係。各種外交上的縱橫捭闔，國際聯盟，軍艦會議，以及一切其他的各種政治外交關係，都有嚴格的系統。牠們很需要特殊的研究所。

如果精細些分析起來，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都可以獨自成爲一門科學。不過因爲經濟與政治的密切關係，對於初步研究國際關係的基本規律的時候，應該把牠們合併研究。這樣的研究，使我們可以拿來作爲觀察國際形勢的工具。譬如我們要觀察現在歐洲的風雲，如果我們祇知道那裏各國的經濟關係是很不夠的，我們必須知道國際聯盟，四強公約等等政治系統。

所以我們覺得國際政治經濟不僅值得有系統地作爲科學研究，而且是國際常識的一門基本科學。

二 國際關係之特質

在資本經濟發展到高度的時候，生產技術發達，規模宏大，往往一個工廠，是全社會某種商品的供給者。生產是極其「社會化」了。可是生產的占有，卻極度的獨占化了。幾個財團，往往是直接的，間接的，經過各種線索的，不僅獨占了一部門的生產，而且獨占了全國的經濟。譬如美國全國的經濟大

部份都是握在摩爾根與洛基佛羅兩大財團手中。資本的獨占與生產的社會化，是金融資本不可挽救的矛盾。社會化的生產，可以突飛猛進；可是獨占化的私有制度，祇為利潤打算，而不願生產的發展。牠寧可縮小生產而取得較多的利潤，決不願意擴張生產，而減少利潤的。

在國際關係上，情形也是如此。一國的經濟關係早已超越了國界，可是資本的占有還是限於一國的財團。一個國家裏的一個或幾個財團企圖獨占世界或許多國家的經濟。譬如英國在歐戰以前，牠的獨占範圍擴展到全地球。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沒有英國的勢力。美國的福特汽車公司獨占了全世界百分之七八十的汽車事業。

這裏有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就是一國的財團，企圖依着經濟關係的擴展，獨占其他各國的經濟。金融資本強國之所以占取殖民地，建立勢力範圍，以至與其他各國衝突，就都是由於這一個緣故。正因為有這樣雄心的國家不祇一個，世界各國就結成幾個集團互相對付，以至於開戰。而被獨占的國家往往企圖脫離這一支配，作種種獨立解放的運動。其他國家為要奪取列國的屬地，也往往造成那裏的獨立運動。這一切五花八門的國際事變，其根本原因就是民族獨占資本與民族獨占資本的衝突。明白這一特質，則國際間的糾紛就找得出條理。

三 不平均的發展

金融資本時代國際關係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各國發展的不平均，後起的國家因為可以立刻運用最新的條件，很快的發展起來，超過了先進的國家。同是金融資本的國家，有的非常強盛，有的卻很衰弱。

這種不平均的發展，又因資本強國壓迫弱國的舉動而加深。許多國家受強國所抑壓而不能發展。譬如殖民地的經濟受宗主國強大金融資本所破壞，使全國各部門生產都陷於沒落狀態之中。我們中國工農業的破產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發展不平均的結果，使各國間的矛盾格外加深。本來是隸屬的國家忽然變為競爭的對手。後進的國家忽然起而爭取世界的霸權。資本的「民族化」（即上節所說的），已經使國際關係上充滿着衝突。現在又因為不平均發展的結果，使這種衝突變本加厲，翻新花樣。誰都知道在歐戰以前，執世界牛耳的是不列顛帝國，當時的德意志就與之爭霸。歐戰將德意志這一集團打倒，而美國卻起而與英國爭霸。同時在歐洲方面，卻興起了意大利，與歐洲其他各國爭霸。資本民族化與不平均發展兩者合攏起來，真使世界各國「舊恨新愁離不了」的形勢。一切國際政治經濟現象的真相，就蘊藏在這一規律性之中。這「兩位一體」的規律，是國際現象的基本。

四 世界的基本矛盾

不平均發展的一個具體表現，就是各別金融資本國家的統治有強弱的區別。就在歐洲大戰中，在金融資本最弱的一個級子上，資本的統治脫了節。在沙俄資本的廢墟上建立起新的社會，根本與資本主義不同，稱之為社會主義國家。牠的成立是因為不平均的發展，而牠之所以能夠繼續存在，也是因為不平均的發展。

世界經濟雖然是「打成一片」，各國的關係雖非常密切，可是許多國家還是可以維持牠們經濟的獨立性。獨占經濟的國家可以支配別國，也可以脫離別國的支配。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並不是「排隊式」的前進，沒有前後參差的。牠有前進的，有落後的。如果有一個國家建立了社會主義，祇要牠擁有相當的物質條件，牠是可以繼續存在的。蘇聯之所以能夠存在至今，就是因為這一緣故。

然而蘇聯這一體系，是與資本主義根本不同的體系，完全不相容的體系。社會主義是在傾覆資本主義之後成立；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延緩存在，一定是壓制社會主義的興起。世界資本主義的國家雖有衝突，可是牠們對蘇聯說來，卻是一「異體」了。

社會主義要能永久長存下去，祇有消滅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否則牠們時時發生衝突，牠隨時有受資本主義進攻的危險。資本主義必須竭力設法破壞社會主義；否則後者的潮流就會瀰漫到全世界了。

社會主義的國家竭力加緊自己的建設，以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跟着本國經濟地位的充實，牠

的國際地位也充實起來。牠以自己建設的榜樣啓示全世界，叫全世界勞苦人們去學牠的榜樣。因此牠就成爲資本世界最大的威脅。如果牠與資本主義的系統發生衝突，則全部的資本主義國家，爲了共同的敵人，會將牠們自己的矛盾，在共同對付牠的舉動上去找解決。譬如誰也垂涎東方的市場，在爭奪之餘，大家就會以共同進軍蘇聯，分銷蘇聯市場的計劃，作爲轉移東方市場競爭的手段。又如英國曾經開過一次渥太華會議，爲了提高帝國關稅壁壘，排除外貨，然而會議結果，似乎美日等貨品還可輸入，不受意外的限制。雖然後來實施了許多方案，限制美日的勢力，可是最初似乎是無所爲而爲的樣子。其實大大不然。渥太華會議第一目的是對付蘇聯的。同樣，洛桑會議，四強公約，如果單從列強本身的關係來說，似乎沒有多大意義；可是對於統一陣線以對付蘇聯這一意義，就很有作用了。

所以國際上重大事變，是有從這一「矛盾」去觀察的必要。

五 資本主義的矛盾

除了上述的對立之外，國際資本主義各國相互間，也有種種的矛盾。自從歐戰以後，美國勃興，英美的對立就普及全球。這矛盾的具體內容，就是英國企圖保持世界的主宰權，而美國則處處向英國的勢力範圍內侵入。印度、埃及、愛爾蘭、坎拿大，一切其他地方，都有金元的「足跡」。這些地方上層分子所舉行的獨立運動，非武力抵抗運動，等等，都受美國的資助。

在東方，日美的衝突就佔了第一位。這是在英國積極助日之下發生的。美國是新侵入東方市場的分，英日在這點上是有共同的利害，要一致驅逐這新進的分子。在中國就是實例。

在歐洲，英法的爭霸已經是很久的了。然而歐戰之後，新興了意大利。現在意德聯合，又形成一股新勢力，爭取歐洲的霸權。這一個集團是比較接近於美國的。英、法、意、德的逐鹿，是歐洲的又一局面。英國是利用法與意德的矛盾，維持牠們的均勢，以左右歐洲，一方面用以對付蘇聯，一方面用以對付美國。

同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對立，就是宗主國與殖民地的對立。殖民地在完全獨立，或脫離甲宗主國投乙宗主國的形式下，與宗主國分裂。在前一形式之下，對資本制度發生根本的威脅。

六 國際形勢的趨向

自從歐戰停止之後，因為戰爭中極度的破壞，歐洲各國生產力都被摧殘。消費者多而生產縮小。然而美日兩國卻生產過剩。在總的形勢下，全世界還是生產過剩。這時候生產不足與過剩的國家都兩受其殃。生產不足，財富欠缺，購買力低，而外貨充斥，使本國生產更難復興。生產過剩，而市場不足，價格狂跌，企業實受其害。

這一形勢，使戰後各國，幾乎沒有一個國家不發生恐慌，不引起社會運動。

過後，各國暫時穩定了一下。

現在世界又起恐慌。這次是工農業全世界總恐慌。市場完結，購買力縮小，資本制度陷於不可救藥的地位。而強國爲救自身計，祇有竭力設法攻取蘇聯，分割殖民地，以一戰作最後的解決。而被掠取者也祇有用自己的力量來創造自己的天地撥行。

中國經濟問題

研究中國經濟的方法，應當是和研究他國的經濟，以至於作一切其他科學研究的方法相同，並不需要特殊的脫離一般的方法。根據矛盾原理的方法，應當是一切科學的方法論，也是研究中國經濟的方法。詳述這種方法，不是本文的範圍。本文所講的是這一方法在具體運用上所應注意的幾點，特別是被學者們所忽視或曲解，弄到錯誤的方法上去的幾點。

研究經濟是不僅有事實做根據，而且有數字做根據的。一切直接的觀察與所謂材料的取用，首先是鑒別這些資料的本身價值。絕對的跳出環境，絕對客觀的觀察或記載是沒有的事。評估材料是運用材料最應注意之點。看清了這點之後，還得將材料與事實比較一下。在統計與調查事業不發達的中國，儘可以有少數點下延緩許多位的統計數字，事實上會最不準確的。中國人口等於四萬萬七千四百四十一萬八千七百人的統計，至少該是世界上最不準確的統計之一。譬稱四萬萬人口的中國人，因為歷年來天災人禍的關係，不知道死亡了多多少少，弄到現在，竟會反而增加，這連猴子

(休說是人)都不敢輕易相信的。

確定了資料之後，就得進一步的認清資料所代表的經濟成分，是什麼成分。任何國家的經濟，決不是單純的祇包含一種成分。中國經濟情形，更其複雜。各種經濟成分，雖然在全部經濟中各有牠的作用，可是牠們有基本的與非基本的區別。資本生產是經濟成分，商業資本也是經濟成分。凡是有特有的生產方式作根據的經濟成分是社會中基本的成分。這裏，資本生產，顯然是基本的成分，而商業資本是非基本的成分，因為商業資本並沒有牠的特有的生產方式作根據，而是依據商品的存在而存在的，所以兩者雖然都可以自成一體系，其本質卻完全不同。

經濟中還有許多現象，是根據某種經濟成分而產生的，譬如投機的交易所系統，牠是根據市場的無組織而發生的。牠在經濟中甚至於會占很重要的作用，可是牠是「Derivative」的現象。

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民族資本經濟，租佃農業，行會或獨立手工業，以及部落式的經濟，就是中國經濟中的基本成分。牠們各有各別的生產方式作為基礎。全國各處或多或少通行的宗族占有制度，顯然是一個經濟系統，而且在經濟生活中，起很重大的作用。可是牠並不是基本的成分，因為牠並沒有牠特有的生產方式。中世紀式的土地占有，房屋的占有，以至於近代式各種企業，商店，錢莊，銀行，工廠的占有，也可以屬於一個宗族的，而一個宗族中的各戶可以進行極不相同的生產。這裏的宗族制，決不是從前的血族經濟，而祇是殘留的系統，表現於財產的遺傳與領有上，換言之，剩餘收益的分

潤上，活躍於鄉中與手工業間的商業資本家，高利貸者與買賣人，在所謂「獨立小生產」方面，發生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土地的買賣完全是由於商業發展的結果。然而牠是非基本的經濟成分。

這些經濟成分，在中國經濟中，當然是起很重要的作用，使中國經濟帶上種種的特色。商業資本，宗族占有，高利貸，諸如此類，都是屬於這一類的。

還有一種成分，是由於基本經濟成分或非基本經濟成分所「誕生」的系統，譬如買辦資本，是外國資本主義商品推銷中國所「誕生」的特殊形態。現在我國許多銀行資本以至於其他形式的資本，在牠們之代外國資本擴張勢力的意義上（譬如，中國有許多銀行，實質上是替外國銀行辦理某種或零星的借貸事業），是帶買辦性的。這點就可以證明所謂買辦資本在中國經濟中所占的重要作用；但是牠並不是基本的經濟成分。土地買賣，貨幣交換，轉租制度，租稅分立，行會制度等等，就是商業資本的發展所誕生的結果。奴隸式的（上海通行的）包工制度，決不能當作是什麼奴隸或農奴經濟看待，是帝國主義經濟破壞中國農村所造成的大批剩餘勞動力的結果。

認清經濟成分的基本性與非基本性，就是為的是要確定牠對於全部中國經濟所起的決定經濟形式的作用。商業資本或買辦資本，任憑怎樣的發展，決不能造成商業資本或買辦資本的社會經濟形式。這種有決定社會經濟形式的經濟成份，一定有牠固有的生產方式。有幾位中國經濟「學者」先生，雖然也提起生產方法等術語，卻是將商品，貨幣等的擴大與「積聚」當作是一種基本經濟

形式的發達，而事實上是在指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的發展。正和這幾位先生一樣——而且這幾位先生也在其內——有人將什麼官僚資本，土地資本，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都當作各別的基本經濟形式看待，而並不問牠們對於生產方式的關係。所以，王禮錫先生儘可以在譏諷別人將商業資本當作生產方式之後，自己提出土地資本，高利貸資本等等怪形，作為牠特定的什麼前資本主義經濟的統治者。如果這樣，則王先生假定在「神州」投了些股，就可以叫「作者資本」，而且不妨再加了「主義」兩個字，合成「作者資本主義」。教員們買了幾股股票或公債，或者像暨南大學教授欠薪之發行學校公債，抽彩取息，就可以在中國經濟中造成另一個「重要」成分，即「教授資本主義」（聽說江浙、河北、山東等許多省份，教員多有取得這種債券的，那「教授資本主義」、「支配」、「不支配」中國經濟問題，也合了「議事程序」了）。反正各人的出身與「現任職業」或「兼職」各有不同，則中國經濟中正可以多出許多「重要」成分，將他們的「代名」作為經濟形式的上半截，再將「封建制度」、「氏族經濟」、「資本主義」等名詞，作為下半截，就可得到許多的Combination和Permutation。「苦力資本」、「官僚資本」、「政客經濟」、「士大夫社會」、「委員經濟」，都是頂出色的主角。可是這些都是不了解經濟成分的基本性，放棄生產方式的論點所造成的「幽默」。

除去認清各種經濟成分的特質特性外，還得注意牠們發展的程度，即各種經濟成分的範圍是如何之大，已經發展到怎樣高低的階段。譬如外國資本究竟在華有多大勢力，民族資本究竟有多少，商

業資本如何發達等等。同是商業資本，本來牠的作用祇是販賣生產者的剩餘生產品，可是因為發達的長久與廣泛，就將土地也變成買賣的對象，而且促成家庭工業等新的成分。簡單的數字統計，雖然並不能表示某種經濟成分在中國經濟中真正的地位，然而忽略這經濟上「益」的發展，也是不對的。百分之十八的農業人口，雖然不足以證明中國是封建經濟，可是一隻蒸汽機，或變架抽水邦布，也不足證明中國經濟已是資本主義，或農業已經資本化；幾家大銀行也不足證明中國是金融資本的國家。

所以，各種經濟成分的特質特性及其發達的範圍與程度，都是研究中國經濟應當注意的地方。這些經濟成分，自然不是固定不變的。即使牠們在一定的時間與空間中，也是在變動着的；有牠的「來路」與「去向」。牠們的變化，自然也採取一定的範圍，程度，與形態。外國商品不斷地輸入中國，不斷增加地輸入中國，不僅是外貨在中國增多而已，牠對於中國市場，生產，以及全部經濟，起一定的作用。帝國主義在華的工廠，並不簡單是資本主義的企業，而是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的體系。「中外資本」決不能「一視同仁」，「投資」決不是和「投貨」相同。外資侵入中國所引起的勞動失業的範圍，比尋常本國工業革命所造成的範圍要大；而這奇大的失業，又在中國造成種種經濟上的特點。

同樣，中國民族工業進展或減退，決不僅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單純的擴大或縮小，是採取「殖

「民地式」特有的形態。中國農村經濟的破落，不僅是農業單純的減少，而是包含土地關係的變遷，農村的分化，農業經濟零星化等等具體的變化。

而這一切變化，有全部的與局部的區別。從封土的土地關係，變成地方官領有土地及土地買賣的制度，當然是一種體系性的轉變。可是他是否形成一種完全新的經濟形式，卻是應當研究的問題。因為近代式的土地買賣，與中世紀式的土地買賣，並不是一個東西。所以這裏雖是一種變遷，卻是局部性的而不是全部性的變遷。多少「學者」見到土地買賣的普遍，就舉着手狂喊「資本化」，「土地資本」。這是沒有弄清楚變化的真實意義。

商品的發達使手工業離農業而獨立，使行會制度成立，使家庭工業發生等等。這都是顯著的變化。可是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這就是生產方式或經濟形式的變更。資本經濟雖是普遍着商品，而商品的普遍並不就是等於資本主義。在勞力變成商品的時候，商品經濟才複雜化為資本經濟。現在討論中國經濟問題的「學者」，尤其是讀「叢書雜誌」中大部分作者，就是含混這兩種變化的區別。

佃租儘可以從徭役、物品，而變為貨幣，卻不能因為佃租之採取貨幣形式，就說牠等於地租。同樣，高利貸「資本」並不是近代的信用資本。錢莊雖是逐漸變成銀行的附庸，可是並不只是等於銀行或其分行。

不僅如此。這一切的經濟成分，相互間發生密切的關係。牠們在中國經濟全部構造中，不是孤立

的部分。研究他們的關係，是研究中國經濟最重要的部分。

一個社會經濟，決不會祇包含一種純粹的經濟形式。封建經濟中有非封建成分，資本經濟中有非資本成分。在中國現在複雜的經濟結構之下，中國更不會是「祇封建殘餘渣滓」的資本制度，也不會是「連資本企業也帶農奴性」的封建制度。而且全部經濟中每種經濟成分，也不會「純粹地」存在的。整個社會經濟形式的純粹觀，固是不通，各種經濟成分「孤立」的「純粹觀」，也是不正確的。

這並不是說，在整個經濟中，分別不出各殊的成份，而是說：第一，牠們互相聯系，發生各種的影響；第二，牠們互相發生影響，以至於造成「變種」。帝國主義經濟之支配各種中國經濟成分，外資的促進與排擠華資，農民失地的成因及其影響，都是經濟成分的各种關係的具體表現。官辦資本，官辦工廠，半地主式的富農，官辦軍工業，「國營」交通事業，都是中國經濟中的「混血兒」。

在這一切的關係中，最主要的就是那推進中國經濟前進與阻礙中國經濟而使之沒落的兩種成分。這兩種成分，每種可以包括幾種成分，可是牠們是共同起「一定方向」的作用。譬如，現在中國經濟中，帝國主義經濟及其附庸，封建經濟及其連帶部分，是阻礙中國全部經濟發展的基本因素。這種基本的矛盾關係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牠關係社會經濟的轉變，社會經濟的形式。祇有從這基本的矛盾中，才能理解中國經濟的實況，以及今後經濟可能與必然的前途。

所謂中國經濟是何種性質的問題，或有些「學者」所願意使用的某種經濟成分「支配」全

中國經濟的問題，決不是某種經濟成分「領導」或「優勢」，以至於「優越」的問題。「殘餘」封建勢力在中國經濟中「佔優勢」，會是不成話的論據法；可是問題決不在乎這點。

一個經濟形態，決不會永遠不變的。中國近來的經濟情形，確不是「相當」「平穩地」（譬如像歐美各國工業資本興盛的時代，或中世紀的黃金時代）發展的時代。如果誰也不肯承認現在中國全部經濟是正在破落的狀態中，則大概不至於就承認全部中國經濟已經發達了新形式了吧！如果這樣，阻礙現在中國經濟發達以至於造成中國經濟破產（換言之，「有效地」阻礙）的成分，就是代表這中國的舊經濟形式。在一個舊社會經濟將沒落的時候，舊經濟成分，那裏還會「占」什麼「優勢」，或「支配」「領導」經濟。倘若有人硬喜歡用「支配」「領導」的名詞，那就不妨說是「支配」中國經濟去就死，「領導」牠到墳墓中去。「優勢」「支配」「領導」之爭，都是忽略經濟中具體的基本的矛盾關係的緣故。

有些人對於中國經濟的研究，祇從浮面的表像着手。在歷史記載上，曾經見過貴族爵士的名稱，後來變更了，改爲官僚，官僚又改爲政客，政客又改爲委員，於是就斷定社會變更了多次的形式。「廢封建而立郡縣」，是社會形式的變更；割據而統一，統一而割據，也是社會經濟形式的變更。「天下大勢，分而復合，合而復分」，就應當在社會形式發展史上，讀爲「天下大勢，一朝一變社會形式」了。

另有些人，將社會經濟的「自然性」表像拿住，作爲經濟形式的決定標準。如果封建經濟是「自

然自給」的，則「商品化」就是封建經濟的破壞。這裏所最可惜的，就是商品經濟在人類社會史上占的時候太短，一切原始，古代，中世紀，及未來社會，都不是「商品的」社會，而是「自給」的社會。「自然觀」就要應接不暇了。

對於中國社會經濟現狀的認識，近來有許多人忽然提倡了什麼「前資本主義」，「後封建制度」，「亞細亞生產方式」，「專制主義」的學說。這可算是集錯誤方法之大成，造錯誤邏輯的終極。

主張這些「主義」的人，始終找不出一個明確的生產方式，作為這一「制度」的基礎。他們的各執一論，還是其中的「餘事」。譬如這些「制度」與「主義」，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完結，那至少是從秦始皇幾乎蔓延到「國府」，時時是開始，刻刻是終點的。各位先生，各有各的時代；有的是主張從秦始皇到鴉片戰爭以前，有的主張只宋明兩代，有的說是從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前（上溯至秦）就開始，到現在還存在。他們的這種「社會」，又有各自的基礎；有的說是封建主義加商業資本主義；有的說是城市手工業制度；有的說是小農業結合家庭工業，加高利貸資本與商人資本，加地主階級，加獨立生產者，而以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占優勢；有的說是商業資本與高利資本統制小農經濟與家庭手工業，又用農民的剝削制度，後來還變為帝國主義統治與封建式剝削的制度。至於他們各人自己的主張，也不一致，更是餘事的餘事。譬如，原先主張從春秋開始直延續到現在的制度，近來忽又改為祇宋明兩朝了；一面主張是各種商業資本統治的，另一面又主張封建剝削了。

其實，這些先生們的主張，並沒有將他們社會的經濟基礎，基本的生產方式，確定下來。如果多少寫下了一些名詞，如「商業資本」、「手工業」、「小農業」等等，那只是列舉多種的經濟成分，連「輕重厚薄」都不分清楚的。商業資本根本就不是一種生產方式。仔細追究下去，他們所列舉的，多半是封建制度所容納的各種體系。

最奇怪的，就是他們硬要在世界史上，多添一個社會經濟形式，叫做什麼「前資本主義」，「後封建主義」，「亞細亞專制主義」。他們在經濟基礎上，生產方式上，毫無理由可說。他們共同的只有兩個奇異的「反理由」。第一，說人家將社會經濟形式當「公式」往中國亂套上去。世界史上所有的社會經濟形式，每一民族，每一國家，或世界上每一角，雖然並不是非經過不可的（譬如許多地方沒有存在過奴隸社會）；可是「社會經濟形式轉變」的理論，是根據全部世界社會史的歷史現實所認識的社會進化的規律。單用「反公式」的空話，是太不足以「取消」科學的反映客觀現實的嚴格規律的。這樣的不根據現實，反經濟原理的「反公式」，事實上是等於「反規律」。

第二個「反理由」就是說人家主張「社會永久不變論」。說從秦始皇到現在是封建制度，社會就是永久不變；說秦始皇到現在是先資本主義，後封建主義，亞細亞專制主義，則社會就變了。這「封建制度」的名詞「該死」，而後三種的名詞，命定該「長治久安」。這種「正名」的客觀意義。祇有一種：封建制度與資本主義都是人們所咒詛而欲打倒的對象，為要辨正現制度，就創造了個新

名詞，以表示舊「罪惡」已是過去，新「罪惡」尙未形成，人們攫獲些什麼？否則，如果封建制度將近消滅而未消滅，那就是封建末期，資本主義已興起而尙未全盛，那便是資本初期。反對有定的社會形式，捏造無定的「過渡形式」，是「反規律」的表現。

這反公式的反規律論，到了牠的頭目先生筆上，更其爽直。據說：「近來因為材料較多一些（自然還是很少），我又有不同的見解。我原來抱定一個意思，想把中國歷史通前到後的細看牠一回。在沒有細看以前，我的立場極易；到了詳看以後，便覺立論極難了。……我們乍看一下，好像中國歷史上幾千年沒有巨大的社會變動。所以我們可以把握春秋以後到滿清劃成一個時期，——或命名為封建時期，或命名為先資本主義時期，又或命名為商業資本時期，……如果逐朝逐代的觀察史實，那便行不通了」（見讀史雜誌論戰第三輯，陶希聖先生文第二至三頁）。

材料愈多，愈張皇失措，愈找不到歷史的規律，愈否認研究歷史的方法。逐朝逐代觀察，已是如此；如果逐個皇帝看過去，或逐本「宮闈秘史」看過去，更「不得了」。陶先生似乎「不想」人家批評他「經濟主義」的「糊塗」，其實，陶先生自己的話，是經濟主義的最優等的定論。天立讀史雜誌

本文主要是講到「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方法」，則中國經濟之「研究」，應該是本文第一句的話，然而正因為「中國社會細分論者」的「研究」，而「研究」的方法，應該與「研究」的結果，是經濟主義的最優等的定論。天立讀史雜誌

面的，旁敲側擊的，坦白的與變相的否認規律與方法，恰好將牠移在篇末作為我的結果。



開明青年叢書

中學各科學習法 馬尊等 精本一元 平本七角

給青年的三封信 朱光潛 四角五分

談美 〔給青年的〕 朱光潛 五角

西洋名畫巡禮 豐子愷 精本三元 平本二元

西洋音樂楔子 豐子愷 精本九角 平本六角

孩子們的音樂 豐子愷 五角

化學奇談 顧均正 九角

動物珍話 賈祖璋 四角

航海的故事 劉虎如 三角

邏輯例 解榮仲 六角

我們的身體 胡伯戀 五角

數學的園地 劉薰宇 四角五分

世界之童年 黃宗封 七角五分

社會科學講話 祝伯英 四角五分

人類史 話陶梁珍 卽出

少年科學大綱 胡伯戀 卽出

探險生涯 李述禮 卽出

南極探險記 胡仲持 卽出

開明書店出版

民國廿二年三月初版發行

開明書局
“社會科學叢書”

有者作不權准翻印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函購不加郵費)

著者 祝伯英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區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八五號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
南京太平橋橫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分店

